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大全卷三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郭晋

謄録監生臣陳全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大全卷三十五

明　胡廣等　撰

定公中

己亥八年　晉定十　齊景四十六　衛靈三十三　蔡昭十七　鄭獻十二　曹靖四　卒　陳懷四　卒　杞悼十二　卒　宋景十五　秦哀三十　楚昭十四　吳闔廬十三

春王正月公侵齊

左傳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顔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顔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

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顔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杜氏曰報國夏之伐也傳言魯無軍政士無鬬志高氏曰去年齊伐我西鄙有辭於我也今公復加兵于齊則無名矣魯政不復在公而三家者實使公欲歸怨於公故也

公至自侵齊

高氏曰侵齊本出于三家而三家欲歸怨於公故未逾月而致之且為下復侵齊起也張氏曰魯陽虎用事用兵無法故以侵書之軍政不立而公親行故書致以危之

附錄左傳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盂以定王室〇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絶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

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子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樂祁歸卒于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

二月公侵齊

左傳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主人出師奔陽虎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偽顛虎曰盡客氣也苫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杜氏曰未得志故孫氏曰公再侵齊以重其怨甚矣

三月公至自侵齊

穀梁傳公如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高氏曰公逾月之間再出侵齊雖三家者

之為然乍往乍來不得休息見公之進退益不自專矣故兩書侵至以見之○劉氏曰文公十三年冬如晉十四年正月公至自晉是時公一出而三國附最榮矣何以危致宣公十七年六月同盟于斷道秋公至自會是時諸侯協心而同外楚中國為一無有他變何以危往僖公四年正月侵蔡遂伐楚八月公至自伐楚是時齊桓主諸侯穀梁以為大伐楚何以惡之也穀梁之說非也

曹伯靈卒

汪氏曰自聲公立五年其弟通弑之代立是為隱公隱公立四年其弟露又弑之代立凡立四年卒子陽嗣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傳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高氏曰以公不與鹹沙之盟且報此春之再侵也昭公之孫也齊雖不克納而

有意存之矣定公即位未嘗修好於齊故齊比年伐我而我亦再侵齊觀春秋書齊伐公侵則其曲直可見矣襄陵許氏曰春秋書内伐十六宣以後七内侵七宣以後六伐我二十一宣以後十七侵我五宣以後一用兵則侵多而伐少被兵則伐多而侵少盖魯自中世衰矣而欲與齊搆怨以侵易伐其能久乎

公會晉師于瓦

左傳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杜氏曰將來救魯公逆會之救不書齊師已去瓦衛地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

按左氏晉士鞅荀寅救魯則其書公會晉師何也春秋大法雖師次於君而與大夫敵至用大衆則君與

大夫皆以師為重而不敢輕也汪氏曰莊八年圍郕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九年戰乾時公喪戎路則皆公親帥師而經皆止書師不書公故棐林之會不言趙盾而言晉師瓦之會言晉師而不書士鞅汪氏曰僖三年里克荀息滅下陽書晉師宣十五年荀林父滅潞亦書晉師於以見人臣不可取民有衆專主兵權之意陳氏厚施式智反於齊以移其國季孫盡征於魯以奪其民皆王法所禁也春秋之義行則不得為爾矣陳氏曰不曰會士鞅曰會晉師重師也鞍之戰公會晉師于上鄍不書諱之也四卿並將而以禽鄭自師逆公三家之張成於此矣故諱之也於是齊師伐我晉士鞅趙

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勿諱可也劉氏曰晉人興師救魯春秋不以救書何哉夫所謂救者仗大義以拯人之急者也魯昭棲遲乾侯之境困亦甚矣晉之諸卿惟賄是狥黨臣而抑君令齊師之來初非危急之會而晉三卿亟以兵赴之此與齊爭霸而非為魯國宗社計也故春秋不與之以救何氏曰此趙鞅之師也不言大夫者君不會大夫之辭也

公至自瓦

高氏曰不以會至者公非出會也汪氏曰此亦特相會往來稱地之例廬陵李氏曰會師之說胡氏於棐林全主公羊而此條又發重師之義與前說微異葢二義互相發明也要之春秋之旨不以公會大夫特因此又以見師之為重耳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左傳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紲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

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高氏曰鄭伯與齊為鹹之盟衛侯與齊為沙之盟二國皆為齊而叛晉晉以是侵鄭侵衛所以絶齊之與國也晉不稱其罪不能取服故兩書侵襄陵許氏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鹹沙之盟諸侯已貳晉不思德禮之是務而欲恃力擾服則失霸何日之有陳氏曰其言遂晉始伐與國也襄之二十三年齊始叛晉取朝歌去年鄭衛迭叛晉於是侵鄭衛又明年及齊平魯亦叛晉矣故悉書之也汪氏曰齊之始伐盟主則書伐衛遂伐晉晉之始討與國則書侵鄭遂侵衛齊書伐而晉書侵於此見晉霸之衰之甚也然成二年楚師鄭師侵衛不書遂侵我十五年楚子侵鄭不書遂侵衛雖十六年知武子以諸侯之師侵陳遂侵蔡亦不書也必若鄭衛叛晉晉以師兩侵之而後書焉以著諸侯之不復從晉也廬陵李氏曰晉自召陵之後苟有事

於諸侯皆書侵今年士鞅侵鄭衛哀七年魏曼多侵衛十年趙鞅侵齊十三年曼多侵衛豈果潛師掠境歟蓋義不足以服人故春秋例之以無名之師也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左傳九月師侵衛晉故也高氏曰以其為晉興師故書侵臨川吳氏曰魯於衛無可聲之罪故其師之出為無名汪氏曰成六年蔑僑如侵宋傳云晉命也今斯何忌侵衛傳亦云晉故也二卿並將以虐婚姻之國陵兄弟之邦非出已意而迫於霸國之威故春秋皆書侵以譏之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汪氏曰結叛晉曲濮衛地高氏曰去年公侵鄭今年二卿侵衛皆為晉故而士鞅又自帥師侵之故二君同為此盟以固其謀

從祀先公

左傳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公羊傳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穀梁傳貴復正也杜氏曰從順也先公閔僖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故通言先公將作大事欲以順祀取媚

蜀人馮山曰汪氏曰山字允南普州人著春秋通解十二卷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大廟其說是也季氏逐君而制其死生之命公薨乾侯不得終於正寢既薨七月又不得以時歸葬既葬絶其兆域又不得同於先君汪氏曰溝絶其兆域不使與先君同而在墓道之南至孔子為司寇然後溝而合諸墓則其主雖久未得從昭穆而祔祭宜矣及意如已卒陽虎専季氏將殺季孫斯而亂魯國託於正以售承呪反其不正始以昭公之主從祀大廟葢欲著季氏之

罪以取媚於國人然其事雖順其情則逆春秋原情制法故不書禘事與曰王氏篯義曰從祀先公大事也不由公命而由陽虎故不書禘又不書日劉氏曰從祀先公正也所以從祀先公則非正矣其非正柰何季氏專魯陽虎專季氏欲去三桓而代之從祀先公以說焉非能正者也從祀為祫邪宜曰大事于太廟為禘邪宜曰禘于太廟為時享邪宜曰有事于某宮所以不正言之者其事可醜出於陽虎故也陽虎將作亂而惡不得民心故於是為小正以售其大不正立小義以遂其大不義從祀先公其事則順矣其情則逆春秋原情情誠善而功惡弗誅也情誠惡而功善弗與也特曰從祀先公於盜竊寶玉大弓之上李氏瑾曰此二事也問無他文同辭而書之見音現事出陽虎而不可

詳也其亦深切著明矣薛氏曰從祀者何順祀也魯之祭也躋僖公外昭公從祀之祀始正其禮也高氏曰從順也不曰順者其事則順其意則非故變其辭曰從也夫魯祀之不順多矣武公煬公在所當祧僖公閔公在所當正昭公則又當祀而不祀者也今但稱先公則盡從典禮不止為一公設也然不舉所祀之名不指所祀之所者非時妄祀其事可醜出於陽虎之矯舉故雖禮之復正者而聖人實書之在盜竊寶玉大弓之上所以誅陽虎之亂也所謂定哀多微辭者意在言外也嗚呼千載之下姦偽之迹禍亂之變彼假託以濟其私者豈特一陽虎而已哉○汪氏曰三傳皆以從祔為順祀閔僖二公惟馮氏謂祔祭昭公而文定引其說薛氏高氏兩用之今考之經昭公之葬稱謚𡙇已祔祭祖廟而從祀不稱昭公與禘于莊公書法不侔則三傳似亦可通或者謂升閔降僖非當時之急務然陽虎雖

祔祭昭公而道南之墓猶待孔子為司寇而合乎先君之兆域則又何也劉原父云陽虎惡季氏以臣而陵君猶僖公以子而先父故先正逆祀以微諭其意其説亦佳姑記以俟來哲廬陵李氏曰從祀之説三傳及諸家皆以為正閔僖之位獨胡氏不取葢陽虎之意正暴明季氏之罪故從祀昭公以説於國人若文公逆祀則臧文仲為政之時夏父弗忌所為而非季氏之惡也且春秋每書宫廟必舉其謚此則不書閔僖而直云先公故以為昭公無疑也

盜竊寶玉大弓

左傳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歛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

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刼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公羊傳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為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孟孫與叔孫氏迭而食之睋而鍰其板曰某

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救我則於是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於其乘焉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子可以不免我死乎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為右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臨南投策而墜之陽越下取策臨南駷馬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然而甲起於琴如弑不成却反舍于郊皆說然息或曰弑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睋而曰彼哉彼哉趣駕既駕公斂處父帥師而至懂然後得免自是走之晉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穀梁傳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杜氏曰盜謂陽虎也家臣賤名氏不見故曰盜孫氏曰盜微賤之稱寶玉大弓國之重器國之重器而盜得竊之則定公為國可知也常山劉氏曰寶玉大弓天子所賜先君之分器藏之於國子

孫世世保之不可失墜而為盜所竊國慢無政可知矣故書竊以志不恭之大也何氏曰寶者世世寶用之辭此皆魯始封之錫不言取而言竊者正名也蘇氏曰陽虎將殺季孫斯不勝而出取寶玉大弓於公宮以行其稱盜陪臣也寶玉大弓魯之分器也是時陽虎以鄆讙龜陰叛奔齊十年侯犯以郈叛及昭十二年南蒯以費叛皆以賤不書其書竊寶玉大弓何也分器重於地也分器重於地者賤貨而貴命也茅堂胡氏曰先王分器不能謹守而盜得竊諸公宮此無政之驗也故失地則諱失寶玉大弓則書失之書得之書重其事也陳氏曰虎陪臣也取周公之分器以出魯莫之禁書曰盜竊寶玉大弓魯無人之辭也是故陪臣皆不書書陽虎為盜是治陪臣也君子之作春秋治至於陪臣斯極矣廬陵李氏曰謝氏云寶玉象德大弓象武先君以文德武功受此寶玉歷世守而傳之以為國之寶鎮國之寶鎮盜得而竊焉則人君不能守其國子孫不能保其鎮可知

矣○汪氏曰何休謂季氏逐昭公取寶玉藏於其家陽虎拘季孫奪其寶玉然昭公之經不書失寶玉而此書盜竊則陽虎竊取於公宮而非取之於季氏也

附録 左傳鄭駟歂嗣子大叔為政

庚子 敬王十九年 **九年** 晉定十一齊景四十七衛靈三十四蔡昭十八鄭獻十三卒曹伯陽元年陳閔公越元年杞僖五宋景十六秦哀三十六卒楚昭十五吳闔廬十四

春王正月

附録 左傳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鐘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絰而生子余何

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得寶玉大弓

左傳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

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公羊傳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穀梁傳其不地何也寶玉大弓在家則羞不自羞也惡得之得之堤下或曰陽虎以解衆也

穀梁子曰寶玉封圭大弓武王之戎弓范氏曰封圭始封之圭戎弓武王征伐之弓周公受賜藏之魯或曰夏后氏之璜音黃封

父之繁扶元反弱也杜氏曰璜美玉名封父古諸侯繁弱大弓名子孫世守罔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耳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於阮反琰以冉反天球夷玉兑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蔡氏曰皆先王所寶器物弘璧大璧也琬琰圭名球鳴球也夷常也兑和皆古之巧工堯舜時共工制作精巧中法度故歷代傳寶之莫不陳列非直為美觀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魯去其政陪臣擅權汪氏曰陪重也大夫為諸侯之臣家臣又為大夫之臣故曰陪臣雖先公分扶問反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宮其能國

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音現不恭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矣蜀杜氏曰魯不能保守國器以致失今得而復書之不正其得之於盜也直書曰得以明其失而復得也孫氏曰不曰盜歸寶玉大弓者盜微者不可再見番陽萬氏曰寶玉大弓三傳之說不同然聖經之大法不在乎是所以謹其盜竊與得之而已夫先王分寶玉於伯叔之國宜世守勿失而定公見竊於陪臣迫夫陽虎以為無益於近用秖以為名而自歸之魯有四封而詰其盜不得其盜以正國之典刑僅得寶玉大弓政刑之失一至於此豈不重可憐邪噫納莒僕之寶玉咼若不失此分器之寶玉及楚靈之大屈咼若不失此分物之大弓始也貪人之所有今不能保已之所有故春秋譏之〇趙氏

曰左氏云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按得者對失也器用皆合言得則宋大鼎何不言得乎穀梁云不地羞也按緣未出境而得故但以得為名且書竊猶不羞書地有何羞乎汪氏曰杜預謂國之分器得之足以為榮故重而書之按失之固足以為辱然得之於盜而不能討其罪未足為榮適以彰其失之之恥耳廬陵李氏曰謝氏曰謂之得者以明既失而復得也先王所賜非盛德不能受而傳之竊之書得之書尊之也此說得之陸列曰用力禽之曰獲獲人獲獸是也非用力禽之曰得寶玉是也故疑穀梁得其實若左氏以為陽虎歸之恐無此理杜氏反以為無益近用而祇為名故歸之夫虎豈憚竊玉之為惡名哉

蓋既奔而追者獲之耳又曰是年孔子年五十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左傳秋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霤下東郭書讓登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於衛齊侯賞犂彌犂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晳幘而衣貍製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乃賞犂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

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杜氏曰五氏晉地齊侯在五氏衛侯往助之任氏曰此伐晉也不書伐而書次者晉實大國未敢輕伐始盟于沙中次于五氏又次于垂葭又次于蘧篨至哀元年而后伐其欲有所逞也久矣陳氏曰外會書次自厥貉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中國無伯也齊衛伐盟主則其不書伐春秋重絶晉也於襄之二十三年嘗書齊伐晉至是而不書何齊始叛晉諸侯猶有盟主也前年鄭叛晉盟齊于鹹衛叛晉盟齊于沙明年及齊平魯亦叛晉諸侯無盟主矣有盟主非美事也無盟主非細故也是故春秋重絶晉也○汪氏曰杜預云諱伐盟主故不書伐然襄二十三年書齊侯遂伐晉何以不諱乎或謂中國無霸春秋重絶晉故不言伐然文元年書衛人伐晉何以不重絶晉乎廬陵李氏曰齊衛三次而後伐胡氏無傳蓋同前次而後伐罪甚包藏禍心之義也謝氏以為罪其無事而出故書次則又與無名妄動之例同矣要之二例

皆可通而陳氏說又得聖人之微意大抵齊衛雖有玩晉之心而晉力尚强二國不過侵尋犯其竟内不敢誦言伐之也杜氏從告之說或然而聖人亦因其告而書之以示貶齊存晉之意矣

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襄陵許氏曰秦自晉悼以後寢不見於春秋則知秦蓋退保西戎畢旅禮聘之事不交於中國矣

辛丑敬王二十年晉定十二齊景四十八衛靈三十五蔡昭十年昭十九鄭聲公勝元年曹陽二陳閔二杞僖六宋景十七秦惠公元年楚昭十六吴闔廬十五

春王三月及齊平

杜氏曰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張氏曰及齊平我志也廬陵李氏曰謝氏云前此魯數侵齊齊數伐魯至孔子

為相與齊釋怨相平而齊受之故魯及齊平平一國所願故不稱公暨齊平者彼欲平而我與之平也及齊平者我欲平而彼從我平也孔子之相魯也以德親懷隣國講信修睦而二國於此平焉能循其道則雖天下之大可得而平也豈獨一齊國哉宋楚其平起於下故書人齊魯其平起於上故書國此說固佳然汲汲而平恐亦非聖人之意胡氏説

見暨平下詳見隱六年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左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刼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

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
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
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
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
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
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
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
陰之田穀梁傳離會不致何為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
地致何也為危之也其危奈何曰夾谷之會孔子相焉
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
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
之民何為乎來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
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
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蕪裔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
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
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者蓋

為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夾谷之會見之矣何氏曰致地者夾谷之會齊侯作侏儒之樂欲以執定公孔子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誅於是誅侏儒首足異處齊侯大懼曲節從教得意故致也張氏曰

夾谷魯地漢東海祝其縣有夾山

夾谷之會孔子相息亮反下兩相同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刼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素報反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升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呼報反下同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

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彼力反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齊侯遽止之而屬章欲反其臣曰夫人率其君與行古人之道史記孔子世家曾以君子之道輔其君二三子獨使寡人獲罪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已知過則謝之以質爾於是歸鄆讙龜陰之田仲尼一言威重於三軍亦順於理而已矣故天下莫大於理而强衆不與音預焉劉氏

曰使魯多其車徒衆其兵革構怨連禍以攻齊為事未必能得其故土地也厚其幣帛重其使介繁禮巧辭以請齊為事亦未必能得其故土地也仲尼一言爾威重於三軍利加於萬乘豈有他哉順於理故也天下之事常服於順而違於逆故齊雖彊以其逆而奪魯雖弱以其順而得得失非彊弱也在道而已不動而至不言而信不疾而速此之謂也或問夾谷之會孔子數語何以能却萊人之兵朱子曰畢竟齊常常欺魯魯常常不能與之爭却忽然被一箇人來以禮問他他如何不動如藺相如秦王擊缶亦是尋常欺得趦過忽然被一箇人恁地硬根他如何不動家氏曰犂彌之奸萊夷之刼使非吾聖人相禮動容貌出辭氣有以格齊人之彊暴則定公幾不獲免而魯之危甚矣其致危之也○劉氏曰穀梁謂以地致危之也非也兩國會盟致皆以地此常例耳

晉趙鞅帥師圍衛

左傳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于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襄陵許氏曰使晉有以報齊則衛可無用兵而服也今圍衛而不能服則徒足以堅齊之從而已矣家氏曰書圍不書伐不與其伐也廬陵李氏曰以伯主而圍與國者惟宋襄圍曹趙鞅圍衛而已晉自召陵以後凡用兵書侵以義之不足以服人也此役書圍以力之不足以服人也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公羊傳齊人曷為來歸鄆讙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為是來歸之程子曰齊服義而求歸之書來歸史失不書解在哀公八年杜氏曰三邑皆汶陽田也泰山博縣北有龜山陰田在其北也任公冉曰桓三年讙杜氏以為魯地濟北蛇丘縣有讙亭而汶水經濟北至東平須昌入濟鄆即昭公時齊取以居公者至是并以還魯二邑與龜陰俱在汶水北

齊人前此嘗歸濟子禮反西田矣後此嘗歸讙及闡矣而此獨書來歸何也曰歸者魯請而得之也曰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杜氏曰齊人服義而歸魯田茅堂胡氏曰言來言歸者彼

自來也不言來者請而得之耳汪氏曰自來曰來猶來聘來朝之類齊人感夫子之義而歸侵田比綏之斯來之效也

定公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息亮反事具左右司馬以從才用反至于會所以禮相見史記孔子世家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以會遇之禮相見卻萊俘拒兵車之命而罷享禮之設于野由是齊侯歸三邑以謝過故揚子法言曰仲尼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揚子寡見篇仲尼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魯不用真儒故也如用真儒無敵於天下桓公以義責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

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績也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績可乎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於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於上皆安而無所避也於我皆真而無所忘（音安）也其曰天之將喪（息浪反下同）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音預）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以天自處矣而亦何嫌之有

陳氏曰未有言來歸田者言來歸必自外至如鄭來歸枋及齊來歸衛寶是也鄆讙龜陰田言來歸以是為齊人之願也濟西言取讙闡言取鄆讙龜陰不言取以是為齊人之願則猶齊田也故

以從外來常文與歸衛寶同齊彊於天下伐盟主合諸侯于鄟陵矣於是願歸田則以孔子相夾谷之會也謂春秋之諸侯不足用為善者是不即人心之論也故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高氏曰孔子夾谷之事人可能也而使大國失守悔過効順所不可能也此修誠之至崇德之素感于其人之天譬如干羽格有苗非任智者所能測也家氏曰取濟西取汶陽書取不言歸以其仗大國而得歸故書曰取歸濟西歸讙及闡歸疆也言歸不言來歸以其請之而後得非彼自以歸也惟鄆讙龜陰之歸書齊人來歸言齊人自以故疆來歸非假兵力智計而得之是之謂自歸視其他歸疆有不得同也聖人道化所感彊暴為之革心有莫知其然而然者讀春秋至此可以信聖人之道不為空言儒者之學果非無實也左氏所載玆無還之對陋矣○廬陵李氏曰孔子是年為大司寇十二年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蓋聖人以王

道化齊而齊景服義以王道用魯而三家墮邑所謂變齊變魯之幾畧見於此謝氏曰書來者非我求之於齊齊人至魯歸之德之悅服人心久矣參諸家當以穀梁及史記謝過之說為正其左氏所載夫子請齊歸汶陽之語失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左傳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劒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劒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杜氏曰犯以不能副武叔之命故叛任公輔曰東平無鹽縣東南有郈鄉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左傳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為之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

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

郈叔孫氏邑也侯犯以郈叛不書于策書圍郈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郈則彊亦可知矣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彊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强其逆彌甚則其失彌速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朱子曰論語孔子曰天下有道并禄去公室二章疑皆定公時語

三家專魯為日已久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宜矣

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故所惡烏故反下同於上不以使下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二三子知傾公室以自張如字而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凡此類皆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蜀杜氏曰大夫攻叛邑自夏至秋再圍以兵春秋離其文而書之不待貶而貶著也朱子曰春秋之初只是諸侯抗衡後來諸侯纔不奈何便被大夫專權及大夫稍沒奈何又被陪臣擅命如唐之藩鎮其初是節度抗衡後來牙將孔目官虞侯之屬皆殺了節度亦來握權夫子說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一章極分曉汪氏曰魯以諸侯而僭天子三桓以大夫而專魯侯犯以家臣而叛叔孫皆上行而下效也叔孫不知改過遷善退守臣職使家隸感化而帥重師

以圍其邑又不能暴明其罪討而誅之乃使犯之僚屬騶亦多方為詐諼之謀誘之出走是教通國之人習為罔上之舉也失政刑矣謟詭欺誑誕僞不誠下執此以叛其上上執此以危其下雖幸勝之其何以保有國家乎

宋樂大心出奔曹

高氏曰辭使非大譴而讒言乘之罪累上矣王氏曰宋公信讒而刑罰無章固可罪矣然大心不能任象國之難而進退無據且挾詐以避事豈能自安乎故經亦直書以志其過

宋公子地出奔陳

左傳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

以與之地怨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頎焉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王氏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若地者亦驕伉矣故春秋以自奔為文○廬陵李氏曰經書公子地宋公之弟辰左氏亦止稱公子地母弟辰是未嘗直指未為景公弟也杜氏因辰有廷吾兄之說遂有指地為景公之弟辰之兄若然則書法何以一則曰公子一則曰弟乎緣三傳皆有母弟稱弟之文於是以公子地為庶弟而先儒不主母弟稱弟之說則又難通矣且胡氏亦曰宋公以嬖魋故而失二弟何耶故竊疑公子地以輩行雖為景之弟而其實非同父之弟也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張氏曰安甫齊地家氏曰前此齊與鄭衛盟鹹盟沙矣今而三國復為此會無所憚於晉矣前此魯受命於晉

而以兵加衛今而盟夾谷棄晉不復顧矣然諸侯雖叛晉而齊亦不能因諸侯之從而復伯也廬陵李氏曰謝氏云會于安甫以衛有晉難也

叔孫州仇如齊

左傳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杜氏曰謝致郈也齊以致郈郈德叔孫叔孫言義在討惡非所以賜寡君高氏曰夾谷之會歸我鄆讙龜陰田侯犯以郈奔齊齊人又致郈是以叔孫如齊謝焉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左傳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杜氏曰暨與也宋公寵向魋不聽辰請辰忿而將大臣出奔虛請自忿稱弟示首惡也仲佗石彄皆為國卿不能匡君靖難而為辰所率出奔稱名亦罪之也

按左氏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以與桓魋徒回反地怒抶敕乙反魋奪之魋懼將走公泣之母弟辰曰子為君禮不過出境君必止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于偽反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求狂古況二反欺也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書曰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其弟云者罪宋公以嬖寵故以失二弟無親親之恩

暨云者罪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家氏

曰辰於君為同母弟而地則衆公子也景公以嬖臣之故而奔其二弟辰以地故而自絶於君兄又率仲佗石彄與之偕行佗彄身為卿佐有世不事而與夫辰俱奔兄不友弟不悌臣不忠此一書而並貶也

暨者不得已之詞又以見音現仲佗石彄見脅脅業反於

辰不能自立無大臣之節也孫氏曰佗彄為宋大臣不能以道事君為辰彊

脅而去故曰暨交譏之也○劉氏曰何休云辰言暨者明佗彄強與俱出非也若然辰罪為輕何故反序上

乎又何為入蕭書及乎公羊云暨猶暨暨也不得已也未知謂已不得已乎謂他人不得已乎以吾觀之

則暨使他人不得已是也暨之意彊也親也故曰暨暨以暨暨之故人不得已從之此可知矣廬陵李氏曰暨字之義如公穀說則是辰為仲佗石彄所脅如杜氏胡氏劉氏則是仲佗石彄為辰所脅以左氏事迹考之則胡劉之說得之但於暨字字義不通如公穀說則與暨齊平字義稍合然又於事迹相左獨謝氏曰仲佗石彄首惡搆亂公子辰不能拒絕而從之故書暨辰緣母弟之寵權勢隆盛以至二卿挾之以亂故書弟暨者彼為之首而我與之出及者我為之主而彼從我入出奔書暨者以逆首歸仲佗石彄而罪之也入蕭書及者以逆首歸宋公之弟辰而罪之也以主公穀疑得經意

壬寅 敬王二十一年

十有一年 晉定十三齊景四十九衛靈三十六蔡昭二十鄭聲二曹陽三陳閔三杞僖七宋景十八秦惠二楚昭十七吳闔廬十六年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穀梁傳宋公之弟辰未失其弟也及仲佗石彄公子地以尊及卑也自陳陳有奉焉耳入于蕭以叛入者内弗受也以者不以也叛直叛也○劉氏曰穀梁云辰未失其弟也非也公子不去國而辰棄親出奔挾黨為亂謂之未失其弟何妄甚也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左傳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魋故也杜氏曰蕭宋邑

出奔陳則稱暨入于蕭以叛則稱及及非不得已之

詞得已而不已者也夫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為亂今不得已而輕于去國猶之可也得已不已而果於叛君則無首從才用反之別筆列反其罪一施之故不稱暨而稱及劉氏曰暨非欲之也有不得已為不得已非大臣也而況乎得已而不已者乎其出也謂之暨其入也謂之及及非不得已之言也得已而不已之說也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為亂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況據邑以伐其君者乎其罪一施之何氏曰辰言及者後汲汲當坐重

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矣故不書叛而書入于蕭杜氏曰入蕭從叛人叛可知故不書叛入逆詞

也書自陳自曹者結鄭國以入叛陳與曹之罪亦著矣

范氏曰自陳陳以力助盧陵李氏曰此條及字公羊註得之胡氏說本劉氏詳其意葢以前暨字為辰不得已而脅二卿以出後及字為辰得已不已而脅二卿以叛也然語意不明終若上暨字屬仲佗石彄下及字屬宋辰為可疑耳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左傳始叛晉也杜氏曰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魯自僖公以來出服於晉至今始叛還叔詣曾孫家氏曰自文公之霸魯常事晉中間雖即楚即齊而不敢顯然與晉絕去年及齊平今又及鄭平既背晉不得不樹黨以自固焉耳臨川吳氏曰及鄭平者我欲之故鄭卿不來盟而我卿往涖盟也陳氏曰書輸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

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所以始終也襄陵許氏曰夫晉之為晉自若也定亦未有他惡而諸侯離心者政在多門貨賄讒慝汨昏其間則無以令天下極於執樂祁犂也廬陵李氏曰晉伯至此諸侯皆叛矣然魯叛晉本始於平齊之時不於平齊言叛晉者蓋春秋之間魯於齊晉本兩事之也此條當與鄭輸平同看

癸巳敬王二十有二年晉定十四齊景五十衛靈三十七蔡昭二十一鄭聲三曹陽四陳閔四杞僖八宋景十九秦惠三楚昭十八吳闔廬十七年

春薛伯定卒

汪氏曰在位十三年子比嗣

夏葬薛襄公

高氏曰春秋書薛卒者三葬者不日不月史文畧也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穀梁傳墮猶取也高郵孫氏曰墮毁也是時三桓之邑皆為城以自固故其家臣因之以叛於是墮毁之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左傳夏衛公孟彄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退於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為無勇杜氏曰彄孟絷子家氏曰此及十三年再書衛彄伐曹者著中國之無盟主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左傳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

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公羊傳邑為帥師師墮郈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何氏曰書者善定公任大聖復古制强國勢也又曰八尺曰板百雉凡二萬尺周十里三十三步三尺公侯之制也

按左氏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宫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音劬須樂頎音祈下伐之二子奔齊遂墮費禮

曰制國不過千乘繩證反下同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與防同民諸侯猶有叛者見坊記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禮所當謹也郈費成者三家之邑政在大夫三卿越禮各固其城公室欲張而不得也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憑倚其城數色角同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常山劉氏曰三家不能制至屢圍而不克帥師帥而後墮成强而不服公圍而不克有天下而不謹於禮末流之患可勝言哉而問於仲尼遂墮三都何氏曰郈費叔季所食邑二大夫宰吏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

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是謂以禮為國可以為之兆也推而行諸魯國而準則地方五百里凡侵小而得者必有興滅國繼絕世之義諸侯大夫各謹於禮不以所惡烏故反下同於上者使其下亦不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上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故曰苟有用我者期音朞月而可三年有成朱子曰墮邑之事孔子因其機而為之若漸漸掃除得去其勢亦自削弱可復正也又曰他合下只說得季桓子透桓子事事信之所以做得後來被公斂處父一說破了桓子便不信之高氏曰墮邑而至於帥師是邑之力足以抗也王氏曰墮郈以一卿墮費以二卿者費

强於郈故也陳氏曰書叔孫墮郈季孫墮費以是為二家之願也三家專魯出昭公矣於是願墮其都則以孔子之相魯也謂春秋之大夫不足用為善者是不即人心之論也蘇氏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孔子以羇旅之臣得政期月而能以治世之禮律衰世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已此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夫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為無疑也張氏曰毁其所恃以為固者所以制陪臣抑私家而復强幹弱枝之勢也仲由之舉此議蓋因南蒯侯犯之叛而為三家忠謀使强臣不敢恃强以叛君陪臣不能負固以跋扈而上下皆順然南蒯侯犯皆以叛為季孫叔孫之害故費郈皆墮獨公斂處父方恃强以敗陽虎而孟孫用之故成獨不服雖定公圍之而卒弗克也聖人雖用於魯而季孫受女樂而違孔子孟孫惑於偽不知之說陰與公斂處父氏成既方命而聖人去魯豈非天哉永嘉呂氏曰三家之城

其邑者將以自利也而家臣據邑以叛亦豈三家之利哉南蒯叛侯犯叛公山不狃叛叛者相踵豈惟魯國惡之三家亦惡之矣孔子順天理而言之而適有動乎三家之心故其墮郈墮費者三家之自墮也成邑不墮而至於圍則孟氏之不欲墮爾夫三家聞夫子之言而墮其邑者是其天理之萌也孟氏聞處父之言而不肯墮者是其人欲之蔽也天理之萌不足以勝其人欲之蔽然後不肯墮也使聖人得志以行乎魯國則將有不待兵革而自墮者如魯之不終用孔子何胡氏以為圍成之後然後孔子攝相事理或然也廬陵李氏曰公羊於齊歸田之下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於墮郈之下又云然疏曰不違有二按家語定十年孔子自邑宰為司空十一年又從司空為司冦然則為司空之時能別五土之宜咸得其所為季孫所重是以三月不違齊人遂懼來歸四邑矣及作司冦之時攝行相事國無姦民七日誅少正

邦政化大行季孫重之復不違三月於是有墮郈之事又曰朱子曰史傳所載亦多可疑如魯國司徒司馬司空之官乃是三家世為之不知聖人如何做得考之於傳如臧武仲為司寇公鉏出為公馬正想元别設官無其人則三家兼之也又曰孟子曰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孔子仕於定公而言桓子何也朱子曰孔子之相皆由桓子及桓子受女樂孔子便行矣然孔子亦因其機而為之季氏是時自不奈陪臣何故假孔子之力以去之又吕氏曰聖人為政所謂立之斯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聖人作而萬物覩同此心者孰不懷同此氣者孰不感仲由以勇鋭兼人之資感於氣最先者首為墮都之議夫叔季二人亦非仲由所能令葢聖人在上自有感動仲由特發之耳汪氏曰史記家語云孔子言於定公而使季氏宰仲由墮三都公羊云孔子行乎季孫告季孫而墮二邑左氏又云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自墮

郈季氏將墮費費人襲魯仲尼命伐之遂墮費竊疑是時定公失政豈能命大夫墮邑盡孔子以禮制感化季孫且使子路為之宰而後墮之耳所紀雖不同而以為聖人過化之功則一而已或謂叔季自墮其私邑於聖人無與然昭十三年南蒯以費叛前此十年侯犯以郈叛曷不以此時墮之而必待聖人之用於魯而後墮之耶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黄

杜氏曰結叛晉也張氏曰黄齊地公羊作晉侯誤汪氏曰隱六年盟于艾齊魯為盟之始也繼而有瓦屋參盟于幽之同盟而齊霸遂成此盟于黄齊魯為盟之終也固叛晉之交而晉不復能霸矣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自至黄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左傳將墮成公歛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穀梁傳非國言圍圍成大公也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邊乎齊也范氏曰以公之重而伐小邑則為恥深矣故大公之事而言圍使若是國然

按左氏將墮成公歛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

知我將不墮書公圍成强也高氏曰天子令行乎天下諸侯令行乎一國故天子未嘗有伐諸侯者諸侯亦未嘗有伐其國之邑者以其令之則從也天下無王而諸侯擅命故有王伐鄭之事陪臣擅國而權在私家故有公圍成之事叔季既墮郈費矣將墮成而孟氏之臣不服公親圍之經書二子墮郈費而獨書公圍成著公之弱不能墮成也其致危之也何氏曰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為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録之襄陵許氏曰竟内不致致圍成者魯與之如列國矣杜氏曰國內而書至者成强若列國興動大衆故出入皆告于廟也仲由為季氏宰孔子為魯司寇而不能墮成何也按是冬公圍成不克越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息亮反事然

後誅少正卯與(音預)聞國政三月而商賈(音古)信於市男女别於途及齊人饋女樂孔子遂行(史記孔子世家定公十三年十二月公圍成不克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弗飾賈男女行者别於塗道不拾遺齊人聞而懼於是選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舞康樂以遺魯君怠於政孔子遂行)然則圍成之時仲尼雖用事未能專得魯國之政也而辯言亂政如少正卯等必肆疑沮(在呂反)於其間矣成雖未墮無與為比(毗至反)亦不能為患(蘇氏曰雖其不從不能為患)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以及朞月則不待

兵革而自墮矣陳氏曰成孟孫之邑公行不越竟不書至至圍成危之也初作三軍也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三家之强孟氏為猶有君也莫難於墮郈費成墮易耳而公自將圍成弗克是不足與有為也齊人歸女樂三日不朝故孔子以微罪行也可堂吳氏曰叔孫武叔毀聖人者也孟懿子學於聖人者也夫子用於魯而叔孫首墮郈孟氏乃不肯墮成則聖人之道能行於其所難者未為喜而不得行於其所易者為可惜耳五峯胡氏曰孔子為魯司寇墮三都及成不墮三家之慮變矣故經文不言三家直書公江陵陵氏曰聖人之化既行成雖未墮於魯何有遲之朞年公歛陽情見勢屈墮之易耳定公何乃狃於速克躬駕以攻之輕於一出無功而返此一役也吾知其未訪於仲尼抑季路亦未必在此行也廬陵李氏曰按朱子語録三家孟氏最弱季氏最强强

者墮之而弱者反不可墮者强者不覺而弱者覺之故也或問墮三都事費郈已墮而成不可墮是不用夫子至於此否曰既不用却何故圍成當時夫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則費郈之墮出於不意及公斂處父不肯墮成次第喚醒了叔季二家便做這事不成及齊人以女樂歸之遂行不然當別有處置也且費郈之叛蓋為叔季之害故叔季自欲墮之公斂在成方有功於孟氏則孟氏之不肯墮宜矣今按如公斂說則圍成非孔子意如朱子說則圍成之舉孔子未必不知之也夫負固弗服雖舜禹文王有所不免如三苗逆命有崇弗降始皆伐之至班師修德而自格圍之不克亦何損於聖人觀圍而不再伐安知非班師之意但仲尼不終用於魯故聖人之化不遂行而公室之威徒褻耳至胡氏所引史記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至十四年然後行則恐未必然故胡氏宏曰夫聖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如天之生物隨

其分限為委吏則必會計當為乘田則必蓄養蕃為宰而親民則制為養生送死之節為司空而正封域則溝合昭公之墓為司寇而治姦亂則誅少正卯而墮三都及成不墮三家慮變矣故經文不言三家直書曰公聖人色斯舉矣安有明年由大司寇攝相之事所以必知其無者考按經文明年無更敗起廢之事而築囿大蒐絕與墮都之意不侔故也此說似得其實故魯世家亦以攝相誅少正卯與聞國政歸女樂孔子行等皆為十二年事也高氏曰春秋書公行凡一百七十六而書至者八十有二皆危之也隱公當春秋之始天下之亂未甚故雖有會盟侵伐未嘗致也至桓二年及戎盟于唐十六年會諸侯伐鄭始於此致焉蓋桓公弒君自立敢外交于戎又助篡伐鄭踰年始還故危之也莊僖會盟最數而無致者時齊桓外攘荆楚內安諸夏屢合諸侯不以兵車故魯君之出無他虞也唯壯丘之盟過三時淮之會踰年

故致爾成襄之間齊楚爭伯諸侯日尋干戈故盟會侵伐鮮不至焉及會于蕭魚之後楚雖稍息然中國皆大夫專政魯亦有三桓之患至有敢逐其君而自廢置者故終春秋之世公出罕有不致者此雖伐邑亦致焉可謂危亂之世矣○汪氏曰穀梁云圍成大公也夫屈千乘之尊而親圍國中之一邑其小弱甚矣乃反以為大之乎又云何危爾邊乎齊也是時會夾谷盟黃齊魯交好不足危也其危之者定公沮辱於陪臣以得返為幸耳

甲辰敬王二十三年

十有三年晉定十五齊景五十一衛靈三十八蔡昭二十二鄭聲四曹陽五陳閔五杞僖九宋景二十秦惠四楚昭十九吳闔廬十八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左傳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郥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晏而駕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杜氏曰二君將使師伐晉次垂葭以為援垂葭一名郥氏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郥亭高氏曰書次垂葭與九年次五氏同

夏築蛇淵囿

杜氏曰書不時也汪氏曰昭九年郎囿之築雖當水星昏正農隙之時且書于築以示戒況盛夏耘耔農事方殷而役民以興苑囿不待貶絕而罪著矣昔叔孫昭子曰無囿猶可無民可乎于以見魯之無民益甚也襄陵

許氏曰魯政不修而非時勤民築囿奉已而已志不及國也夫圍成不克歸而力此何振之有高氏曰魯國之囿一而已成築鹿囿昭築郎囿定築蛇淵囿何囿之多也廬陵李氏曰此正與受女樂事相類定公君臣安知不自以為齊人已服彊都已墮國家閒暇可以般樂乎此决非孔子為政時

大蒐于比蒲

高氏曰囿所以養禽獸待畋獵也築囿蛇淵今乃蒐于比蒲則囿何為哉魯既叛晉而三桓日懼人之圖已故數蒐焉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高氏曰衛比伐曹曹不叛晉故也靈公志存在軍旅之事而不知以禮為國故亟戰如此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左傳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鄲而寘諸晉陽絶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汪氏曰晉陽即太

原

名　別

按左氏趙鞅謂邯音寒鄲音丹午曰午鞅同族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如字置也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皆不可趙孟怒遂殺午圍邯鄲午荀寅之甥荀寅士吉射食亦反之姻也而相與睦遂伐趙氏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趙鞅之入拒范中行戶郎反也而直書曰叛何也劉氏曰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宫趙鞅奔晉陽然則鞅不叛也范人中行逼之耳經何以言叛春秋原情定罪固如此臣專土與君為市則是簒弑之階堅冰之戒豈無以有已之義乎孔子家語無以有已為人子者無以惡已為人臣者後世大臣有

困於讒間去聲遷延居外不敢釋兵卒以憂死者唐書李光弼傳相州北邙之敗魚朝恩羞其策謬深忌光弼切骨而程元振尤疾之二人用事日謀有以中傷者吐蕃陷京師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其在徐州擁兵不朝憂恨成疾而卒亦未明人臣之義故爾故直書入于晉陽以叛入者不順之辭叛者不赦之罪高氏曰據土背君曰叛鞅入晉陽以拒范中行而不知投鼠忌器之義故聖人直名曰叛以著其不由君命專土與兵之罪陳氏曰鞅非始禍曷為皆以叛書之春秋之季家有藏甲都邑皆百雉之城矣鞅必奔晉陽寅吉射必奔朝歌則是皆叛也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左傳范皐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皐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杜氏曰朝歌屬汲郡汪氏曰朝歌衛之舊都衛從楚丘朝歌後入晉

按左氏知音智文韓簡魏襄子與荀寅范吉射相惡將逐荀范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

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不均矣請皆逐之遂奉公以伐二子二子敗奔朝歌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示威平丘而齊叛辭請召陵而蔡叛盟于沙鹹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衛叛涖于鄭會于夾谷歃于黃而魯叛諸侯叛于外大夫叛于內故奔于晉陽而趙鞅叛入于朝歌而荀寅與士吉射叛以晉國之大天下莫强焉邦分崩而不能守也春秋於晉事或畧而不序汪氏曰文十五年十七年盟會于扈不序諸侯

襄十六年盟湨湨不序大夫或賤而稱人汪氏曰文九年救鄭鄭四年納捷菑十七年伐宋宣元年伐鄭二年侵鄭十年伐鄭十六年滅甲氏成十六年執季孫襄十六年執莒邾子十八年執石買十九年執邾子二十六年執寗喜三十年會澶淵昭十三年執意如二十三年執叔孫定元年執仲幾六年執樂祁哀四年執戎蠻皆貶稱人或書侵以陋之汪氏曰定四年書侵楚八年書侵鄭侵衛責亦備矣至是三卿內叛直書于策見音現下見諸同其效也故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卿始禍緣衛貢也樂祁見執獻楊楯食允反也蔡侯從吳荀寅貸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

室自是不復扶又反能主盟矣故為國以義不以利春秋之大法在焉見諸行事亦可謂深切著明矣王氏曰鞅入晉陽私邑也寅吉射入朝歌公邑也三人之罪若有等差俱書曰叛者臣之邑君所賜也據其私邑則專禄以周旋矣趙鞅貪憤專戮其罪宜逐寅吉射以午之故興兵首禍則又為無君故三臣之奔春秋俱以叛書之家氏曰人臣不忌其君未有不終於為亂者也晉大夫不忌其君為日久矣衛孫林父逐君晉大夫從而羽翼之魯季孫意如逐君晉大夫又從而羽翼之羽翼他國之亂臣者皆有欲為亂之心也而其君冥然無所悟一聽其所為及是而三卿俱叛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廬陵李氏曰晉六卿三荀氏荀寅中行氏也荀躒知氏也士氏即范氏也韓氏魏氏趙氏荀士二家自此亡知氏春秋後亡故止韓趙魏

三家分晉

晉趙鞅歸于晉

左傳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公羊傳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為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穀梁傳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也貴其以地反也貴其以地反則是大利也非大利也許悔過也許悔過則何以言叛也以地正國也以地正國則何以言叛其入無君命也

按左氏荀范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鞅入于絳盟于公宮然則書歸者易以豉反下同詞也韓魏為于偽反之

請晉侯許之復而寅與吉射去國出奔則無有難之者故其歸為易矣三子之叛其罪一也鞅以有援於春反故得復寅吉射以無助故終叛春秋書鞅歸于晉非與之也以罪晉侯縱失有罪無政刑耳叛逆人臣之大惡始禍晉國之載書既不能致辟音闢於鞅奉行天討以警亂臣又亢苦浪反不衷徇韓魏之請而許之復無政刑矣其能國乎鞅而後書歸則晉無人之辭也陳氏曰欒盈魚石猶書入至於書歸則佚賊不足録矣此韓趙魏分晉之本也永嘉陳氏曰亂臣以叛出而其歸也無異於

善復以是為晉國之無政刑也家氏曰春秋先書鞅叛繼書鞅歸言已叛之人非所得歸而歸也非謂鞅無罪而歸於晉也　先儒或謂言歸者以地正國也鞅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則其説誤矣以地正國而可是人主可得而脅脅業反人臣擅興無罪以兵諫者真愛其君也使後世賊臣稱兵向闕以誅君側為名而實欲脅君取國者後漢書董卓傳卓將兵詣京師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四海臣聞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今臣輒鳴鐘鼓如雒陽請取讓等以清姦穢則此説啓之也大失春秋之意矣汪氏曰春秋書趙盾弑君而又書趙盾侵陳書

趙鞅叛而又書趙鞅歸皆所以責晉君之不討罪也朱子於通鑑綱目書漢梁冀弑帝帝即位益封梁冀萬三千戶唐李輔國殺皇后以李輔國為司空兼中書令皆以譏天子之無政刑此得春秋書鞅叛與歸之意矣○趙氏曰公羊云以地正國據禮臣無專土藏兵之義本乃欲以私邑之疆而正國朝是末大而本小也又云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惡人無君命故書叛若無君命則是君與范中行同心也君與之同心而輒興兵伐之是逆亂也但以君宥而召之故書歸耳穀梁云貴其以地反也豈有身歸而地不歸乎此至鄗近矣高氏曰三子既出晉侯自謂趙鞅保其邑以違荀范之難實非叛故許之歸先儒以歸為善辭遂謂鞅有叛迹而無叛心春秋先正其罪以厲臣節此許其歸以廣君恩是不然脫使鞅初入晉陽本拒荀范而非有叛君之心然人臣無君命輒據土興兵此豈可赦乎况衛孫林父亦書歸何善之有盧陵

李氏曰按以地正國之說出公穀大傷教故不敢取胡氏已辨之矣要之此條歸字之義陳氏說得好而胡氏亦曰使趙鞅以無罪歸國晉之國法不行於叛逆之人矣前書叛後書歸罪其赦逆臣也說亦好當與曹伯歸自京師書法同看又曰書大夫歸者九餘皆書自惟趙鞅不言自季子書來元咺書復特筆也

薛弒其君比汪氏曰比弒惠公夷立

稱國以弒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孫復以為舉國之衆皆可誅非矣三晉有國半天下若皆可誅刀鋸不亦濫乎潁川常秩曰汪氏曰秩字夷甫宋嘉祐熙寧間人孫復之於春秋

動輒有罪蓋商鞅之法耳棄灰於道者有誅步過六尺者有罰說苑新序孫卿曰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其不即人心遠矣王回以是尚秩此善議復者也家氏曰泰山孫氏言舉國之人皆可誅此求經之過儒者辨理未詳立論失中將如秦漢之用法一人為非流毒一州一道者非獨法家之罪亦學者用意刻深有以濟其為惡不可不謹也○廬陵李氏曰春秋稱國以弒者四莒弒庶其晉弒州蒲吳弒僚薛弒比也啖子曰稱國以弒自大臣也胡氏本此

附録左傳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

於難上下同之戌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戌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戌將為亂

乙敬王二已十四年　十有四年　晉定十六齊景五十二衛靈三十九蔡昭二十三鄭聲五曹陽六陳閔六杞僖十宋景二十一秦惠五楚昭二十吳闔廬十九卒

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左傳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

公叔戌將去南子之黨夫人愬曰戌將為亂故公叔來奔趙陽北宫結皆戌黨也故亦出奔而靈公無道

不能正家以喪其大臣之罪著矣戍又以富見惡於衛侯夫富者怨之府也使戍積而能散以財發身不為貧人之所怨於以保其爵位倘庶幾乎

家氏曰衛靈不君南子不婦比而為惡亦既稔矣公叔戍以宗國之老起而正之乃戍之所得為而非戍之所能為也人臣欲正其君者必先自正其身其身既正而後可以格君心之非而措之於善今戍也怙富而驕素無國中之譽乃欲以正君自任事不克而速禍宜也春秋書三大夫之奔所以著衛亂之所從始

附録 左傳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于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

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于廟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左傳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何氏曰不別以歸何國者明楚陳以滅人為重頓子以不死位為重高氏曰陳佗人專兵以助夷狄滅諸侯之國又執其國君歸縱或歸于楚其罪等耳家氏曰楚為中國患百有餘年至是始戢諸侯無從楚者而陳之從之不替頓本楚之與國嘗與夏盟召陵之會頓子在焉去逆

而効順正也陳以盛德之後當衰楚既衰猶比而從之滅國是畧無人心矣春秋書楚結陳佗人連兵滅頓誅楚而罪陳也薛氏曰陳不思輔車之勢助彊大而滅鄰國不思將自斃也危哉啖氏曰凡書滅又書以歸及名者罪重於奔者也既責其不死位又責其無與復之志也

夏衛北宫結來奔

左傳公叔戍之故也高氏曰衛靈沈耳于閨以奔其世臣又及其所與是以其國聽之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左傳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

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杜氏曰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

按左氏吳伐越句古侯反踐禦之患其整也使罪人三行戶郎反屬章欲反下同劒于頸吳師屬目因伐之闔閭傷而卒書敗者詐戰也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是敗吳于檇李會黃池之歲越又入吳悉書于史以其告也哀之元年吳子敗越棲句踐於會稽古兮反之上豈獨不告而史策不書疑仲尼削之也吳子光卒夫差使

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
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然則夫椒之戰復父
讎也非報怨也春秋削而不書以為常事也其旨微
矣襄陵許氏曰書檇李之敗用見光玩兵滅身以為殘民伐國之戒家氏曰書於越畀之也吳雖用夷禮而太伯之後且有攘楚之功春秋於柏舉之戰國嘗襃之矣越乃襲吳而入之吳不能竟攘楚之功者越譏其後也是故始書越至入吳而書於越賤其援楚也或曰柏舉之戰吳同爵也今其敗而以國書何歟曰勝而驕驕而敗敗而遂亡是故外之耳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齊魯為會止此左傳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於朝歌杜氏曰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廬陵李氏曰謝氏云是時衛有公叔戌之難牽之會著齊不能恤衛難也

公至自會

張氏曰齊景公欲求霸誅晉之亂臣以正其國可也當是時孔子已去魯故會齊衛合謀救范中行氏三國之君同為會而助不衷故致公以危之也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左傳范氏故也杜氏曰洮曹地襄陵許氏曰齊宋魯衛崇獎亂逆謀動干戈大義亡矣家氏曰自齊景圖伯衛

鄭魯既與之同盟宋猶未忍絶晉至是始及齊為此會葢始從於齊也傳謂牽洮二會皆謀救范中行若爾四國相率而預於亂也春秋初年諸侯連興助亂及桓公之霸明分義以示天下此風頓革今齊景欲復祖業而率三國之君往助叛人彼三國之君寘然與之俱而不知黨叛輔逆之為不可世道至是一變春秋降為戰國景公亦有責焉聯書二會皆貶也廬陵李氏曰謝氏云是時宋有公子辰之難洮之會著齊不能清宋難也葢時宋衛方多事而宋辰之患為尤宋豈能舍其國而謀救范氏哉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周魯之交止此書天王止此公羊傳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脤者何俎實也腥曰脤熟曰膰穀梁傳脤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其辭石尚士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石尚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

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脤貴復正也汪氏曰石尚天子之士石氏尚名脤祭社之肉盛以脤器以賜同姓諸侯親兄弟之國與之共福茅堂胡氏曰祭肉曰脤禮諸侯朝天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時魯不助祭而歸脤非禮也劉氏曰受脤禮也歸脤非禮也高氏曰周自王季子來聘之後王命不復加於諸侯矣今敬王有事於社魯未嘗有敵愾之功而天王特使石尚忽為此舉雖天子損禮之甚而聖人於周拳拳如此蓋曰天子之在惟祭與號而已汪氏曰成肅公受脤于社是助祭而受俎實也襄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是齊桓有獎王之功而加以殊禮也今定公受國意如即位十有四年既不朝王又不遣使往聘而千里賜宜社之肉非緣助祭於京師曾是以為禮乎春秋之初宰咺歸賵於仲子寵妾媵而瀆三綱春秋之終石尚歸脤於定公輕宗社而褻五禮蓋夫婦為三綱之本祭祀為五禮之首故書以示貶焉然歸賵為禮之變故咺以冢宰而稱名歸脤乃禮之

常故石尚以天子之士而書名氏直書而義自見也苟以石尚為貶則劉夏以官師而書名氏蓋非貶矣廬陵李氏曰王使自宣十年王季子之後至此始見蓋晉伯已衰中國無統而孔子相魯之餘魯勢稍振故王室借此以親望國亦一王伯消長之幾會也奈何孔子以為膰肉不至而行則魯之禮又蕩盡歸脤之意何足以感諷魯哉故以常禮言之古者諸侯入朝朝則各以其職來祭故天子祭宗廟有與諸侯共福之禮與之同其事必與之同其樂也周衰諸侯職貢不修祀事不相久矣廟中之賜諸侯何與於此哉敬王乃以脤肉親魯而歸失禮之大者也然以時事言之則典禮廢壞之餘猶能舉而行之諸侯苟知尊事是王室可以有為之秋惜乎魯之不能奉順此意也春秋書此亦有感矣又曰周禮行人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謝氏曰王受神福賴諸侯所致則神福王宜與諸侯共之故天子分俎實不曰賜而謂之歸○劉氏曰穀梁云石尚欲書春秋謂行脤於魯

不知石尚欲書孔子之春秋乎魯國之春秋乎若孔子之春秋是時未作石尚安得書如魯國之春秋王人至則書之何足為榮耶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左傳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太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

世子國本也以寵南子故不能保世子而使之去國以欲殺南子故不能安其身至於出奔是輕宗廟社稷之所付託而恣行矣春秋兩著其罪故特書世子其義不繫於與蒯聵之世其國也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危其國本至使父子相殘毀滅天理之所由著矣徐氏曰父子天倫無相去之義今太子以小小無道衛侯惡而逐之又無殺已之意太子懟而去之一則譏衛侯之無恩一則甚太子之不孝胡氏曰書衛世子奔宋則以罪靈公也書趙鞅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則以罪蒯聵也書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則以罪輒也○張氏曰臨江劉氏曰左傳殺蒯

聵事白蒯聵欲殺夫人子謂蒯聵雖不善謀安有此事哉且殺夫人蒯聵獨得全乎彼所羞者以夫人名惡也如殺其母為惡愈大反不知可羞乎蓋蒯聵聞野人之歌其心慙焉則以謂夫人夫人惡其斥已之淫則啼而走言太子將殺余以誣之靈公惑於南子所言必聽從故外則召宋朝内則逐公叔戍趙陽彼不耻召宋朝固亦不難逐蒯聵矣此其真也不當如左氏所記及蒯聵出乃奔宋使真有其事者宋南子家也蒯聵肯殺南子之名又走入其家敢乎哉常山劉氏曰蒯聵出奔春秋不去其世子者衛侯之罪也南子之惡亦已甚矣其欲去世子之意亦已明矣如哀姜亂魯驪姬亂晉若此比者不鮮矣而靈公聽南子之譖謂蒯聵欲弑其母不能為辨明以致其出奔豈非靈公之罪乎自古讒婦之誣其子多矣考二劉之言足以知左氏所記乃南子之讒言而非當時之實録也汪氏曰二劉張氏之說固善然皆泥於書世

子之義故疑左氏之説然楚商臣蔡般弑君而書世子豈亦與之乎竊考蒯聵忘父之喪而致他人使之讒忘子之親至迫以兵而必奪之位其於人倫天理泯滅幾盡則其恥南子之淫行而欲殺之固有是事朱子集註於論語二章皆以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則左傳未可盡廢也詳觀經文書趙鞅帥師納衛世子于戚不曰世子復歸而書納則蒯聵有罪明矣何休乃云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舍其大而論其細何居廬陵李氏曰此條公穀亦無殺母之事張氏取二劉之説極得事情謝氏亦曰驪姬害晉南子害衛其情一也然則申生蒯聵之賢否雖異而晉獻衛靈之聽讒則同故皆書世子

衛公孟彄出奔鄭

高氏曰比年志公孟帥師比衛國用事之卿靈公疑其為蒯聵之黨而逐之屢書大夫之奔著靈公之無道也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高氏曰宋公不能容一弟既使為奔亡之臣又使為叛逆之臣奔而入叛叛而復奔三書宋公之弟皆以罪宋公也王氏曰鄭莊公之弟段出奔共則書鄭伯克段而不言弟所以責鄭莊志殺其弟無親親之恩也宋辰出奔屢書弟者又以責宋景之寵嬖臣而乖兄弟之義也其不曰宋公逐辰者辰勢窮力屈而卒於奔亡非宋公之能逐之也

大蒐于比蒲

書蒐止此何氏曰書大蒐譏亟也大蒐之禮五年一為若數于此則書而譏亟若緩於此則書而譏罕張氏曰蒐而邾子來會則公親蒐矣而不書公以軍政不屬公而專於三家則季叔孟孫氏之所為也高郵孫氏曰春

秋田狩之事公行者必書公公觀魚于棠公狩于郎隱桓之時政猶自公出也自昭之蒐紅政在三桓蒐田之禮雖公自行皆曰大蒐而不曰公焉所以見公之不得為政而大夫專國也汪氏曰哀三年三卿並將伐邾兵權仍在三家且不念邾子會公來朝奔喪之勤而取漷沂之田則公不得與兵政可知矣番陽萬氏曰夫蒐天子之禮也三家始也僭諸侯之禮以為蒐終也僭天子之禮而為大蒐是尚忍言之哉

邾子來會公

杜氏曰會公于比蒲來而不用朝禮故曰會何氏曰書者非邾子會人于都如入人都當修朝禮言公不受于廟高氏曰比蒲之蒐三家之事故特言會公以別之比與莊二十三年蕭叔朝公同蓋未嘗期約因來朝而偶與公為會爾薛氏曰大蒐天子所以會諸侯也僭蒐而諸侯來會毋乃太逼乎陳氏曰會公于比蒲也自舍中

軍公不與兵政者四十年矣於是在比蒲則以季孫斯叔孫州仇之墮費郈也故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汪氏曰文十三年衛侯會公于沓鄭伯會公于棐皆書地比不書地則知來會于比蒲無疑也廬陵李氏曰公及齊遇穀而蕭叔朝公大蒐于比蒲而邾子來會公皆非其所也

城莒父及霄

杜氏曰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家氏曰譏勞民城諸防城諸鄆同例廬陵李氏曰謝氏曰方墮費郈又城莒霄茍不擇忠良適足為叛人之資而已○家氏曰是歲無冬闕文耳何休云是年孔子以大司冦攝相事齊人饋女樂令聖人去不書冬者貶也比韋合之說夫聖人豈以去位之故而削冬不紀乎汪氏曰蒐比蒲城莒父及霄其事葢皆在冬但脫冬一字耳

附録左傳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路獲籍秦高疆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

丙敬王二午十五年

十有五年

晉定十七齊景五十三衛靈四十蔡昭二十四鄭聲六曹陽七陳閔七杞僖十一宋景二十一秦惠六楚昭二十一吳夫差元年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邾朝止此左傳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汪氏曰邾子以去年來會為未成禮故復來朝未幾奔魯之喪其卑屈亦甚矣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公羊傳曷為不言其所食慢也穀梁傳不敬莫大焉何氏曰偏食其身災不敬也范氏曰不言所食食非一處以至死趙氏曰常怪鼷鼠食郊牛致死上元二年因避地旅於會稽時牛災小鼠噬牛纔傷皮膚無有不死者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左傳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

按左氏吳之入楚定四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為是楚滅之夫

滅人之國其罪大矣然胡子豹乘楚之約盡俘其邑之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非滅之者獨有罪也國君造命不可委命者既以為有命而又貪生忍辱不死于社稷則是不知命矣書以歸罪豹之不能死位而與歸也故楚子書爵而胡子豹名家氏曰召陵之會頓胡之君皆在曰以侵楚也是後楚有吳患不能報去年滅頓今年滅胡所以報召陵之怨葢不能報之於中國而吞噬小國以快其宿憾也

夏五月辛亥郊

公羊傳曷為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高氏曰魯郊當在孟春今以改卜牛在滌三月故至五月乃郊汪氏曰牛若在滌三月則當以四月郊今郊於五月蓋卜以四月郊而不吉又卜五月必龜從而後郊也故但書改卜牛不書卜郊經於卜郊不從則書之以譏瀆卜卜而從則但書郊之過時以譏其慢耳嘗考史記云定公十四年魯郊不致膰俎于大夫今春秋不書十四年郊則郊之不見於經者多矣惟因其失禮之中又失禮者則書以示貶而因見魯郊之僭也廬陵李氏曰此以牛死改卜而致失時也郊說詳見僖三十一年

壬申公薨于高寢

左傳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穀梁傳高寢非正也杜氏曰高寢宮名不於

路寢失其所襄陵許氏曰內卒凡十一公得正而薨者惟莊宣成廬陵李氏曰定公在位十有五年當其初立受國於季孫意如而不能正其罪其異於桓宣者無幾矣故春秋於元年即不書正月以示正始之義而於意如之卒特書日以著定公尊獎亂臣之惡其辭嚴矣然當其初年陪臣執命國事分崩固無足言但陽虎旣奔之後三桓亦微孔子為政綱紀麤立正當可以有為之時然竟不能使夫子得遂行其道則魯何頼哉李氏曰會于夾谷而致侵田之歸行乎季孫而有墮都之謀雖僅能明禮義之教雉門兩觀之作而僭禮莫之改寶玉大弓之竊而分器莫之保惰於女樂政歸彊家此定公有聖人而不能用也其言得之矣至其末年會齊洮城莒父城霄無非助亂勞民之舉魯之益弱宜哉

鄭罕達帥師伐宋

左傳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杜氏曰老丘宋地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為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襄陵許氏曰宋大國也至於景公而鄭能困之則桓魋之為也無競維人豈不信哉王氏曰鄭納宋叛人已可罪矣又伐大國以居叛人此不待貶黜而罪惡見廬陵李氏曰自罕達伐宋之後有哀七年皇瑗之侵九年雍丘之取其秋宋公伐鄭十年夏宋人伐鄭十二年宋向巢伐鄭卒至十三年罕達取于丁嵒之師而後已焉二國之搆怨如此正與隱公初年公子馮之事相類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左傳齊侯衛侯次于蘧挐謀救宋也杜氏曰不果救故書次襄陵許氏曰齊衛新與宋鄭同盟叛晉故為宋出請為鄭次止其不言救為其不誠於救也王氏曰伐而後次其次為善次而後伐其次為譏救而次亦譏也然書

次書救則譏其怠於救患書次不書救則譏無名妄動而非救也齊衛五氏之次傳云伐夷儀垂葭之次傳云伐河内皆遣兵伐晉而二君次正為之援此云救宋而復不成救是則書齊衛之三次皆貶爾楚蔡次厥貉而後有伐麇之事齊衛次五氏垂葭渠蒢而明年有伐晉之事皆謀為不善也比事以觀而義自見矣○廬陵李氏曰五氏垂葭之次皆為伐晉此次疑亦為謀晉而自故明年有伐晉之舉鄭於此從齊方堅不應齊救宋以仇鄭許氏說雖善恐非事實

邾子來奔喪

諸侯始奔喪公羊傳其言來奔喪何奔喪非禮也穀梁傳喪急故以奔言之茅堂胡氏曰諸侯為天王服斬衰崩則奔喪而會其葬若諸侯或同盟或同位或外姻告終易代弔賻贈襚固不可緩而奔其喪則非禮也直書

于篆失自明矣常山劉氏曰當周之衰天子崩葬諸侯皆無奔喪會葬之事而邾滕反行於彊大國非禮明矣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左傳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公羊傳姒氏者何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穀梁傳姒氏卒妾辭也哀公之母也啖氏曰自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禮故亦書薨書夫人著其非禮也哀公母定姒卒時子未踰年雖行喪禮不可加於母故書卒子既未成君故不稱夫人也茅堂胡氏曰姒氏不稱夫人為正名孟子不稱夫人為隱惡姒氏定公妾也公羊據魯失禮言之爾論春秋之法哀雖已君豈得稱夫人乎來賵仲子會葬成風深貶天王而名冢宰則知哀雖已君亦不得稱夫人矣陳氏曰自成風訖于宣襄子皆為君則其母為夫人書葬定姒則是哀公以夫人葬其母猶宣襄也則何以卒不稱夫人葬不稱小君徒以喪在殯不及尊其

母焉耳○汪氏曰成風敬嬴齊歸尚以妾母稱夫人小君豈以定公正夫人而反不稱夫人小君乎葢僖宣昭即位久遂尊妾母為夫人哀初立未踰年故仍其本號也劉氏曰左氏不稱夫人之說非也安有夫人薨而不書夫人者乎凡夫人始卒則史書之書之固云夫人矣不待赴祔而書其夫人也姒氏要為妾母哀未成君故亦未敢謂其母夫人爾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杜氏曰諸侯會葬非禮也范氏曰邾滕魯之與國近則來奔喪遠則來會葬同之王者書非禮薛氏曰魯至弱也而二君為非禮之會況彊大乎家氏曰周衰小國以事王者之禮事大國魯君嘗奔齊晉之喪會楚之葬春

秋不書諱之也邾滕二君來奔喪會葬而皆書者非嘉其來志其禮之僭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左傳葬定公雨不克葬事禮也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乃急辭也不足乎日之辭也茅堂胡氏曰葬速則不懷踰則僭雨經月不止者有矣及期而遇將止以俟之是僭也孫氏曰雨不克葬譏不能葬也高氏曰雨不克葬無備之甚也葬敬嬴言日中而克葬此言日下昃乃克葬日中則裕於日昃矣君子之於親不忍一日離也故葬日虞所以寧親也日下昃則失虞之時矣○趙氏曰穀梁云乃急辭也按此緩稱乃不得云急詳經意譏臣子緩慢耳

辛巳葬定姒

左傳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公羊傳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

公羊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曾子問並有喪則如之何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

禮記曾子問篇注同時有父母或祖父母之喪葬則先母而後父奠則先父而後母葬是奪情之事故先輕奠是奉養之事故先重虞祭亦奠之類也○劉氏曰左氏云不稱小君不成喪也非也若姒氏實夫人固當書夫人姒氏薨已而曰葬定姒不稱小君明不成喪以責臣子可也今曰姒氏卒非夫人也何足以見不成喪乎欲責不成喪而不稱夫人適足貶小君之尊而不足見臣子之罪也廬陵李氏曰諸家皆以為哀未踰年故止書卒書葬而不書夫人不書薨不書小君此皆因諸僭禮而為之辭其實子雖踰年成

君亦不可備夫人之禮也其備之者非禮之常耳故胡氏取公羊而削未踰年之說

冬城漆

左傳書不時告也余氏曰前年冬城莒父及霄此年秋葬定公又葬定姒冬城漆其勞民也甚矣張氏曰城漆謀伐邾也定公之喪邾子來奔事魯謹矣哀公初立不務善鄰而以土地之故勞民力啟民怨二年取其田七年俘其君卒使吳人乘間以伐其國齊人問罪而取讙闡利未得而害隨之謀國如此其不終也宜哉○汪氏曰左氏云書不時告夫他國有事或過時而告於魯豈有魯國城邑過時而告于廟可以揜其罪乎此非人情也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大全卷三十六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漋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郭晋

謄録監生臣陳全

春秋大全卷三十六

明　胡廣等　撰

哀公上

公名蔣定公子母定姒四歳即位在位二十七年其十四年春春秋絶筆謚法折仁短恭曰哀

周

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魯哀公十九年敬王崩子元王立此據左傳載敬王崩故也按諸本敬王崩

皆不同或作哀十七年十八年或作哀二十年未詳孰正

鄭聲公二十一年孔子卒

齊魯哀公五年景公卒安孺子荼立是年弑悼公陽生立哀公十年悼公弑子簡公壬立哀十四年田常弑簡公立其弟驁為平公而相之專其國權齊自是為田氏矣

宋景公三十八年孔子卒

晉

晉霸衰微魯哀公十三年會吳黄池吳始稱霸定

三十三年孔子卒

衞

魯哀公二年靈公卒孫出公輒立是年六月晉納

衞太子蒯聵于戚父子爭國哀十五年父蒯聵入

是為莊公輒出奔哀十七年莊公出立公孫般師

十二月齊伐衞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哀十八年

衞逐起衞侯輒復入

蔡

魯哀公四年昭公弑子成公立成公十二年孔子

卒

曹 魯哀公八年宋滅曹

滕 魯哀公四年頃公卒隱公虞母立哀十一年隱公卒

陳 魯哀公十六年楚滅陳弒閔公

杞 魯哀公八年僖公卒子閔公維丘立

薛 魯哀公十年惠公卒

莒 郊公

邾 魯哀公七年魯入邾執邾子益哀公八年歸吳又

討邾子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子革以為政哀十年邾子益來奔

許　魯哀公十三年元公卒

小邾　詳見昭公元年

楚　魯哀公六年昭王卒子惠王章立哀十六年楚白公勝殺令尹子西攻惠王葉公攻白公白公自殺惠王復國哀十八年惠王卒

秦　魯哀公三年惠公卒悼公立魯哀公十八年悼公

卒子厲共公立

吳　魯哀公元年入越棲越會稽越行成哀十年吳誅伍員哀十四年會晉黃池越入吳哀二十年越圍吳哀二十二年越滅吳

越　魯哀公元年吳入越棲于會稽以行成用大夫種范蠡為政哀十四年入吳哀二十年圍吳哀二十一年始來聘魯哀二十二年滅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

為伯當是時越兵横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

霸王

丁敬王二十六年元年晉定十八年齊景五十四年衛靈四十一年蔡昭二十五年鄭聲七年曹陽八年陳閔八年杞僖十二年宋景二十三年秦惠七年楚昭二十二年吳夫差二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左傳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杜氏曰隨國義陽隨縣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

楚國楚人德之列於諸侯故見經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葢楚封之汪氏曰楚復封許春秋不與楚之得封故但以自復為文亦猶蔡平陳惠之封於楚而以自歸為文也

按左氏曰報栢舉也蔡人男女以辨（杜氏曰男女各別係纍而出降）使疆于江汝之間（杜氏曰楚欲使蔡徙國於江水之北汝水之南求田以自安蔡聽命故楚師還）夫男女以辨則是降（戶丘反下同）也疆于江汝則遷其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蔡嘗以吳師入郢昭王奔隨壞（音怪）宗廟徙陳器（鄭氏曰陳器樂縣也禮諸侯軒縣）撻平王之墓矣至是楚國復（扶又反）寧帥師圍蔡降其衆遷其國而

春秋書之畧者見音現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讐之事可怨也王氏曰是年吳敗越于夫椒春秋亦削而不書猶是意也聖人本無怨而怨出於不怨汪氏曰謂聖人本心無怨因其事之當怨而怨之非有心於怨猶不怨也語意與程子所言舜之誅四凶也可怨在彼已何預焉畧相似非若莊子云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乃異端之說也故譏讐之輕重有至於不與共戴天者今楚人禍及宗廟辱逮父母若包羞忍恥而不能一洒之則不可以有立而天理滅矣故特書圍蔡而稱爵怨楚之罪詞也襄陵許氏曰蔡侯怨楚不思務本修德以俟時而輕謀兵革以得志於大國是益禍也故

蔡昭之志愧於句踐矣廬陵李氏曰楚蔡之交兵止於此○家氏曰入郢者吳也撻平王之墓者亦吳也楚不能報之於强吳而乘中國無霸摟二三小國以釋憾於蔡謂之復讐而讐卒不能復也前年滅頓去年滅胡今又以兵加蔡其志在於蠶食小國以為利春秋奚取哉王氏曰楚昭圍蔡未足以為善文定以宋高宗不復金國之讐故拳拳以復讐為說此朱子所謂以義理穿鑿者也

附録左傳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

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讐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穀梁傳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於變之中又有言焉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觓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

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強也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為牛者異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有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志不敬也夏四月郊書不時也四卜非禮五卜強（其丈反）也全曰牲傷曰牛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范氏曰嘗置之滌宮名之為上帝牲矣故不敢擅免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按孝經）此成王亮陰之時位冢宰攝國政行天子之事也魯何以得郊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欲尊魯故賜以重祭得郊禘大雩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欲尊魯而

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豈所以康周公也哉祭統康周公故以賜魯注康猶襃大也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先祖見王制　此定理也今魯得郊以為常事春秋欲削而不書則無以見音現其失禮盡書之乎則有不勝音升書者故聖人因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則書于策所謂由性命而發言也本邵子　聖人奚容心哉因事而書以誌其失為後世戒其垂訓之義大矣高氏曰魯不當郊故天示變以警之而改卜牛是違天也雖改卜牛猶非郊時況公斬然在衰絰之中輒行天

子之禮以見上帝可乎汪氏曰定公之薨未及小祥而僣行天子之郊禮釋凶服而從吉則為不孝於親矧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不敢入國門今在喪而蒇事則為不敬於天一舉而犯三不韙焉春秋書郊之失禮未有甚於此者也宣三年匡王未葬而不郊猶三望雖曰廢郊其罪與哀公等爾○廬陵李氏曰春秋書郊止此故穀梁於此備言之其義有得有失

附録左傳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

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左傳秋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盧陵許氏曰晉為霸主而諸侯至於合從以伐之春秋特書以著中國之無霸也楚得專封王道盡矣晉受衆伐霸統亡矣王道既盡霸統復亡春秋之變至是而窮矣高氏曰五氏垂葭之役聖人書次以存晉晉至是益衰聖人不復以盟主厚待之矣以傳考之魯及鮮虞之師在焉春秋以齊衛首晉故沒魯而畧鮮虞也蓋晉自召陵之役不能得楚而蔡昭公以吳子勝於是齊衛鄭背之已而我睦齊鄭宋人効之俱叛晉者也文公之業掃地盡矣至乎黃池之會吳人

爭長雖欲為成景悼厲之世且不可得矣悲夫汪氏曰前此齊衛五氏之次伐夷儀垂葭之次伐河內蓋皆遣偏師伐晉而二君次止為之援春秋皆不書伐非諱之也二君實未嘗親帥師以攻晉但頓兵次止以觀其可攻與否故皆書次以著其無名妄動之罪今此並書齊侯衛侯而以伐晉為文者著霸統之絕而受諸侯之兵且誅齊衛之黨叛臣而陵霸國也夫范中行晉之卿也卿叛而不能制豈足為諸侯盟主乎無惑乎齊衛之同伐矣然天下之惡一也不命之臣實人人之所同惡今乃棄君助臣不亦傎乎書曰齊侯衛侯伐晉交貶之也自是晉不復能有為又十二年吳人主會于黃池而春秋終矣陳氏曰伐夷儀不書書次五氏伐河內不書書次垂葭公會齊衛于牽帥狄師襲晉戰于絳中猶不書也諸夏之無霸春秋誠有不忍書也必於是而後書春秋蓋將終焉是故春秋之初諸侯無王者齊鄭宋魯衛為之也春秋之季諸侯無伯者亦齊鄭宋魯衛為之也

廬陵李氏曰自晉文與伯以來除秦晉之爭外與國伐晉者止三文元年衛人伐晉襄二十四年齊侯伐衛遂伐晉晉雖一時諸侯之玩伯然春秋於衛書人於齊書遂尚未絶晉也至是而直書二國伐晉晉無異於列國矣

故此條陳氏許氏得之○啖氏曰左氏云師及齊衛鮮虞人伐晉按經不言魯師故不取

附録左傳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災癘親廵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不知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

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高氏曰觀定公之末邾之事魯至矣去歲邾子來奔喪今適年而遽伐之蓋魯人謀邾利取其田不復知有禮義也薛氏曰邾所厚者君也何忌魯之强臣所以伐之也

附録左傳冬十一月晉趙鞅伐朝歌

戊申敬王二十七年 二年 晉定十九齊景五十五衛靈四十二卒蔡昭三十八鄭聲八曹陽九陳閔九杞僖十二宋景二十四秦惠八楚昭二十三吳夫差三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

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書盟止此左傳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穀梁傳取漷東田漷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所得也何氏曰漷沂皆水名再出大夫名氏者季孫不與盟杜氏曰句繹邾地

曷為列書三卿哀公得國不張公室三卿並將（去聲）魯衆悉行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已不與（音預）焉適越之罪兆矣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事會恭矣而不免於

見伐徒自辱焉不知以禮為國之故也邾在邦域之中不加矜恤而諸卿相繼伐之既取其田而又强其與之盟不知以義睦鄰之故也故詳書以著其罪

高氏曰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非能行禮也知三家者欲并其地故事魯不敢不恭然卒不免故元年伐邾至是三卿同伐而取漷沂之田入春秋未有伐國取田者也師氏曰前此嘗取邾田自漷水矣今又取其漷東之田猶以為未足故又取沂西之田則其貪欲無厭必至于盡取而後已可知也以區區之邾國而魯兩納其叛人之邑三取其田時無王霸强陵弱之亂至于如此家氏曰俱書三卿帥師著三家覆出為惡擅兵權為已之私有其主不得而制也書取三漷東田及沂西田著魯人之逐利而不知止也

人伐則曷為二人盟盟者各盟其所得也范氏曰季孫不得田故不與盟莫強乎季孫何獨無得季氏四分公室有其二昭公伐意如叔孫氏救意如而昭公孫音遜陽虎囚桓子孟孫氏救桓子而陽虎奔今得邾田蓋季氏以歸二家而不取也王氏箋義曰邾近魯魯屢伐之邾人愬於晉晉人來討今晉不能主盟諸侯皆叛故邾子矍比來會來朝來奔喪魯人猶以為憾三卿帥師伐之取其賂田而復盟以要之三子皆書不舉重者政不自公出罪三子也汪氏曰內臣並使始於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之如齊而未嘗並將也內臣並將始于成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之戰鞌而未嘗並會也內臣並會

始于襄十四年季孫宿叔老之會吳而未嘗竝盟也今此三卿竝將以伐國取地二卿又竝盟他國之君是魯之諸卿與列國諸侯無異大夫之强僭極於此時矣前此昭十一年仲孫貜嘗盟邾子而非魯志也定三年何忌盟拔雖魯之志而一卿獨盟之耳今三卿以兵攻之奪取其地而二卿又脅之以盟陵弱之暴豈不太甚乎盟蔑與句繹為春秋書盟之始終於此可以考世變矣陳氏曰自是內外盟皆不書不足書也是故七年鄫衍盟吳不書八年萊門盟吳不書甚者十二年會于鄖雖三國盟亦不書廬陵李氏曰謝氏曰邾子來會來朝來奔喪猶不免難以魯之所欲者邾之土地也書取漷東沂西田邾之分地也書及邾盟取罪其不義也書其無厭也此說好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左傳初衛侯遊於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汝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祗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滕子來朝

滕朝止此諸侯來朝亦止此汪氏曰哀公新立故滕頃公來朝自襄六年成公朝魯三十一年會葬定十五年頃公再會葬至是復朝不朝之中七十有三年矣諸國之朝滕杞曹邾居多杞之朝七而止於成十八年曹之朝五而止於襄二十一年小邾之朝亦五而止於昭十七年邾之朝七而止於定十五年滕之朝五始於隱十一年而止於是年滕與魯皆侯國而自隱至哀栖栖於兩觀之間蓋微弱甚矣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左傳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於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絻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公羊傳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於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穀梁傳納者內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何氏曰明父得有子而廢之子不得有父所有故奪其國

世子不言納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君謂之儲副則無所事乎納矣凡公子出奔復而得國者其順且易則曰歸有奉焉則曰自其難也則曰入汪氏曰以致反鄭世子

忽以順而書歸鄭突曹亦以易亦書歸楚公子比書自晉齊小白莒去疾書入是也不稱納矣況世子哉今趙鞅帥師以蒯聵復國而書納者見音現蒯聵無道為國人之所不受也國人不受而稱世子者罪衛人之拒之也所以然者緣蒯聵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嘗謀於國人數上聲聵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人莫不愛其親而志於殺莫不敬其父而忘其喪莫不慈

其子欲其子之富且貴也而奪其位蒯聵之於天理逆矣何疑於廢黜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據國而與之爭可乎故特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於趙鞅帥師之下而鞅不知義靈公與衛國大臣不能早正國家之本以致禍亂其罪皆見音現矣茅堂胡氏曰或謂世子世世子也君没而稱世子者正疑乎不正君子與之繼世焉必若此言親可殺父可忘子得國可奪而有之也人之不為禽獸也幾希豈春秋立言垂範之意乎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曰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重耳曰身喪父死不得與哭泣之哀父死之謂何或

敢有他志而穆公納之今靈公方卒而蒯聵御輒因以為利不太甚乎書趙鞅帥師罪鞅以大夫憂諸侯之事也書曼姑圍戚誅輒未嘗受靈公之命特國人以蒯聵不當得國以輒為可立而立之爾安得為受之王父而辭父命哉高氏曰靈公卒衛人以世子在外遂立其子輒使輒知己之得立者以父為世子故因逆其父而還以位則子道得而亂息矣奈何他人納其父而反拒之耶孫氏曰其言于戚者見蒯聵為輒所拒而不得入於衛也吳氏曰于戚內弗受也輒拒父也後十三年而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則是輒拒父也家氏曰為輒者能逆其父而君之人情之順也為蒯聵者能反躬自咎以已得罪於先君無君國之理脫屣千乘而莫之顧天理之正也乃皆不能然父不父子不子更為爭國之計春秋莫適與也〇劉氏曰汪熙曰若靈公廢蒯聵立輒則蒯聵不得復稱世子稱蒯聵為世子則靈公不命輒然則從

王父之言穀梁傳失之其說是矣廬陵李氏曰程子曰蒯聵得罪於父不得復立輒亦不得背父而不與其國為輒計者委於所可立使不失君之社稷而身從父則義矣公穀王父命之說非是此說得之大抵蒯聵父子一段胡氏園戚下一條說極正但君親無將將而必誅使聵果有殺母之事則罪在必誅天地所不容不論靈公有命無命決無得國之理亦何必曲折如此故不如二劉氏之論明白洞達而無疑也張氏曰蒯聵必無殺母之事二劉氏辨之於定十四年出奔宋之傳矣觀春秋再以世子書則知蒯聵為無辜而被此名以出故春秋正其名而謂之世子所謂與之繼世者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左傳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云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羣子免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羅無勇麇之吏詰之御對曰痁作而伏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

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蠭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傳使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于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太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于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絕杜氏曰鐵衛地在戚城南劉氏曰戰而言及者主之者也猶曰趙鞅為主乎此戰也云爾孫氏曰皆言帥師者其衆敵也汪氏曰鄭之黨叛人固罪也然鞅不

思所以致亂者已實為之苟能引咎責躬改過遷善返國權於其君修明政事復與伯業則諸侯畏之范中行將覆亡是懼焉敢怙亂今乃納蒯聵而見拒於衛遇鄭師而震慄失措既而幸勝且以售功相與矜夸不思黷武勤民搆怨與國以力勝人奚足恃乎春秋以趙鞅主乎是戰處已息爭之道遠怨之方也廬陵李氏曰春秋舍齊秦楚外無能與晉戰者葢無能與晉敵也今以蕞爾之鄭而晉趙鞅及之戰雖勝不武矣書而夷晉於列國也況趙鞅既勝而爭功故羣下皆自伐其不復振也宜哉謝氏以為罕達為衛討蒯聵趙鞅為蒯聵禦之故二師交戰於鐵未知是否

冬十月葬衛靈公

范氏曰七月而葬蒯聵之亂故也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書遷止此左傳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説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

州來吳所滅也高氏曰初武王封叔度於汝南上蔡蔡叔以叛被誅成王復以封其子及平侯卒徙于新蔡至昭侯乃徙九江下蔡即州來是也蔡雖請遷於吳而中悔吳人如蔡納聘而師畢入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説如字哭而遷墓如此則實吳人之所遷也而經以自遷為文何也楚既降戶江反蔡使疆于江汝蔡人聽命

而還(音旋)師矣復(扶又反下有復同)背(音下同)楚請遷于吳而又自悔也其謀之不臧甚矣(杜氏曰畏楚而請遷故以自遷為文)夫遷國大事也盤庚五遷利害甚明衆猶胥怨不適有居至于丁寧反復(音覆)播告之修而後定也(書盤庚不適有居注言民不肯往適有居也)今蔡介(間廁也)于吳楚二大國之間背楚誑吳及其事急又委罪於執政其誰之咎也故經以自遷為文而殺公子駟則書大夫而稱國言君與用事大臣擅殺之也放公孫獵則書大夫而稱人言國亂無

政衆人擅放之也駟與獵其以請遷于吳為非者乎而委之罪以說誰敢有復盡忠而與謀其國者哉襄陵

許氏曰蔡悔請遷及吳師入而委罪于駟焉稱國以殺殺無罪也聖人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而况於國乎故蔡自殺公子駟上下危疑遂以禍敗

己酉敬王二十八年

三年

晉定二十齊景五十六衛出公輒元年蔡昭二十七鄭聲九曹陽十陳閔十杞僖十四宋景二十五秦惠九楚昭二十四吳夫差四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左傳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公羊傳齊國夏曷為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為伯討奈何曼姑受

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為固可以拒之也輒者曷為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為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為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穀梁傳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繫戚于衛者子不有父也

按左氏靈公游于郊公子郢御公曰余無子將立汝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杜氏曰卿大夫士君命祇音支辱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大音泰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没於吾

手若有郢必聞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以拒蒯聵蒯聵前稱世子者所以深罪輒之見立不辭而拒其父也輒若可立則蒯聵為未絕未絕則是世子尚存而可以拒乎主兵者衛也何以序齊為首罪齊人與衛之為惡而黨之也公孫文仲主兵伐鄭而序求為首以誅殤公事見隱公四年石曼姑主兵圍戚而序齊為首以誅國夏訓天下後世討亂臣賊子之法也唐陸氏曰先國夏後曼姑是聖人惡其不義以齊為兵首孫氏曰襄元年書圍宋彭城此不言圍衛戚者不與國夏助輒

圍父也高氏曰曼姑為子圍父逆亂人倫莫甚於此齊國夏帥師助之故為惡首齊與晉為仇若蒯聵入則衛從晉矣此齊所以助輒也薛氏曰佐人之子攻人之父齊之罪有浮於衛也襄陵許氏曰晉以君臣稱兵而齊為臣伐君衛以父子爭國而齊助子圍父以是今於諸侯君子是以知齊之不伯而將有亂也

古者孫從祖劉歆曰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代張純曰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又孫氏王父之字杜氏曰諸侯之孫以王父字為氏考於廟制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周禮小宗伯注自始祖之後皆父曰昭子曰穆不以父命辭王命禮也輒雖由嫡孫得立然非有靈公之命安得云受之王父辭父命哉故冉有謂子貢曰夫子為

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伯夷以父命為尊而讓其弟叔齊以天倫為重而讓其兄仲尼以為求仁而得仁者也朱子曰夷齊皆求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視棄其國猶敝屣爾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惟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然則為輒者奈何宜辭於國曰若以父為有罪將從王父之命則有社稷之鎮公子在我焉於虔反得為君以為無罪則國乃世子之所有也天下豈有

無父之國哉而使我立乎其位如此則言順而事成矣是故輒辭其位以避父則衛之臣子拒蒯聵而輔之可也輒利其位以拒父則衛之臣子舍音捨爵祿而去之可也朱子曰蒯聵父子之事其進退可否只看輒之心如何爾若輒有拒父之心則固無可論若有避父之心則衛之臣子以君臣之義當拒蒯聵而輔之若其必辭則請命而更立君可矣設若輒賢而不聽其去則為輒者又當權輕重而處之使君臣父子之間道並行而不相背苟不能然則逃之而已矣但不可有毫髮私意於其間耳惡有父不慈子不孝爭利其國滅天理而可為者乎茅堂胡氏曰意林曰夷齊求仁得仁故無怨不以能有國家為

貴而以能全其志義為安故孔子稱之春秋抑曼姑
於齊以明臣之不可侵其君離戚於衛以明子之不
可加其父一言而君臣父子之道正矣為曼姑之義
宜明言於其君曰子無討父之道臣不足為三軍將
也為輒之義亦宜明言於其國曰臣無乘君之道我
不可為千乘主也若是上讓下競而兵偃不用矣又
何其紛紛哉此義精矣其上國夏者誅賊子之黨也
廬陵李氏曰衛石曼姑圍戚與宋華元圍宋彭城相
對然宋事以晉首兵者善晉之討逆也衛事以齊首
兵者不以子圍父也彭城書宋者正彭城歸於宋也
戚不書衛者不以子制父也謝氏得之○劉氏曰杜
氏曰曼姑知其不義故推齊為首非也春秋苟從告
為不義者飾非乎汪氏曰公羊以圍戚為伯討然則
邑為不書圍衛戚與宋彭城比乎又云輒不以父命
辭王父命是不以家事辭王事豈可逆父子之倫而
可謂之王法乎禮記子弑父凡在宫者殺無赦說之

者曰除子以外皆得殺其弑父之人蓋子弑父而其子殺之殺之者之子又將得而殺之是聖人之法教人以父子相殘也豈理也哉唐李存孝以克用養子叛其父而請命於朝廷先儒以為不可受蓋知春秋貶國夏之義矣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左傳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宮人肅給濟濡帷幙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太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

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於是乎去表之槀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公羊傳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曷為不言其復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何以不言及敵也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言及則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一也杜氏曰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為天所災故孔子聞火知其必桓僖

桓僖親盡矣其宮何以存季氏者出於桓立於僖世專魯國之政其諸以是為悅而不毀歟高郵孫氏曰桓公者哀公之十世祖也僖公者哀公之七世祖也諸侯五廟而十世七世之廟存焉非禮矣高氏曰諸侯五廟親盡則毀桓僖不毀三家者存之僭天子也聖人因其災而並録之君子於是乎知有天道也家氏曰季氏悖

禮僭上罪不勝誅故天災桓僖廟以示警戒或問漢高廟園殿災董相謂高廟不當居遼東園殿不當居陵旁何所據而言然茅堂胡氏曰此是推本孔子在陳聞魯災知桓僖之意也何以不稱及等也何氏曰親過高祖親疏適等范氏曰遠祖恩無差等如一故不言及稱及則祖有尊卑矣或謂祖有功宗有德所以勸也則如之何曰孝子慈孫事其祖考仁也或七廟或五廟自是而衰初危反殺也禮也奚問其功德之有無也必若此言是子孫得選擇其祖宗而尊事之矣豈理也哉朱子曰商之三宗周之世室見於經典皆有明文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為嫌則秦政之惡子議父

臣議君而除謚法者不爲過矣程子晩年嘗論宋朝廟制太祖太宗皆當百世不遷則知前説若非記者之誤則或一時之言而未必終身之定論也汪氏曰家語記孔子對陳侯之言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徳故不毁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徳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毁是以天災加之葢桓公篡立無功徳可言季氏存桓僖初非以其有功徳實所以隆私恩焉耳又家語記孔子在齊聞周先王廟災曰此必僖王之廟今考景王之時上距僖王已八世僖王在位日淺亦無功徳可稱其廟亦在當毁故天災及之與魯桓僖之廟災無以異也然晉之悼公朝于武宫晉頃公時獻俘于文宫則當時諸侯之祖廟親盡而不毁者無國無之故春秋特書桓僖災以示戒歟廬陵李氏曰左氏載此年救火之事如南宫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季桓子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此亦見魯爲儒書之國○劉氏

曰公羊云復立也不言復立見者不復見也非也古之人省文不若是且必若云作三軍舍中軍曷為獨言哉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啓公作開

陸氏曰開者避漢景帝諱杜氏曰啓陽琅琊開陽縣魯黨范氏故懼晉比年四城汪氏曰益都路沂州臨沂縣有故開陽城襄陵許氏曰所城近敵故帥師焉地震廟災變異弗圖而取田城邑兵役相繼可謂不畏天命矣中失而外鍵本亡而末務此魯之季世也

宋樂髡帥師伐曹

薛氏曰討樂大心之亂也高氏曰曹本屬宋既而叛之廬陵李氏曰此蓋曹公孫彊為政之時襄陵許氏曰宋

始窺曹曹不量力而奸强國不脩德而圖大功則適足以取亡而已此年樂髡伐六年向巢伐七年圍八年入而以曹伯陽歸矣

附録左傳劉氏范氏世為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左傳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廬陵李氏曰朱子曰康子奪嫡即此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吴

杜氏曰公子駟之黨高氏曰放大夫者國也而稱人衆人逐之也其放之于吴召亂之道也厥後後蔡以公孫氏豈獵之黨與○廬陵李氏曰穀梁注放胥甲父稱國放無罪也此稱人放有罪也謝氏亦以獵得罪於國人故稱人以放胡氏不取以書其大夫觀之胡氏得之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高氏曰邾子已受盟於句繹今二卿踰年而圍之是自敗其盟也雖邾政不修有以致寇然魯之棄信亦已甚矣自是盟不足恃春秋不志也廬陵李氏曰來會來朝來奔喪猶不免伐取郭沂田受繹盟猶不免圍不至於

以邾子益來不止也小國水火甚矣諸侯無伯害哉

附録左傳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郛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士皐夷惡范氏也

庚戌敬王二十九年 四年 晉定二十一齊景五十七衛出二蔡昭二十八殺鄭聲十曹陽十一陳閔十一杞僖十五宋景二十六秦悼公元年楚昭二十五吳夫差五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左傳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鍇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公羊傳

弑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賤乎賤者也賤乎賤者孰謂謂罪人也穀梁傳稱盜以弑君不以上下道道也內其君而外弑者不以弑道道也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

按左氏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卒然則翩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背音佩楚誑吳又委罪於執政見二年其謀國如是則信義俱亡禮文並棄無以守身而自衛夫人得而害之矣故變文書盜以警有國之君也蜀杜氏曰蔡侯為一國之君不能自正而為賤

者所殺其貶可知也陳氏曰盜疏且賤者也稱盜以殺則凡在官者無人也蔡殺其大夫公子駟蔡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蒹爾蔡也而連年誅放其大夫是貴近無人也是故殺𢎞不書以為不足討也葬昭公以為不必不葬也張氏曰凡弑君稱弑積漸之名也蓋國君之尊其勢位之崇高非臣下所得輕而危之也故其謀必非一朝一夕之故而得行焉今蔡昭不道上得罪於大國下無道於其民忠謀不用無罪見殺人心以離故𢎞之事成於一旦春秋以盜殺書之所以見其幾於獨夫也餘祭稱弑上下之名猶存也蔡申稱殺𢎞弑君而畧其名氏姓與霍皆𢎞之黨稱君道亡矣

國以殺而不去起呂反 其官者二公孫蓋嘗謀國不使其君至於是而弗見庸者也故書法如此而或者以

翩非微者而稱盜蘇轍以為求名而不得非矣天下豈有欲求弑君之名春秋又惜此名而不與者哉高氏曰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是為文公此蔡侯申於文公為曾孫周人以諱事神豈有曾孫與曾祖同名者乎必有一誤廬陵李氏曰穀梁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盜殺陳夏區夫是也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盜竊寶玉大弓是也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盜殺蔡侯申是也言其辟中國之正道而行同盜賊不以禮義為主而僥倖以求名利若齊豹之類故抑而書盜

蔡公孫辰出奔吴

陳氏曰書君薨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則夫人慶父與聞乎弑矣書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

吴則辰與聞乎殺矣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襄陵許氏曰天下無霸故宋人得以執小邾子伐鄭入曹而無所忌汪氏曰稱人以執非伯討也不稱名無罪也以私怨擅執小國之君又不歸諸京師其罪大矣廬陵李氏曰伐曹執邾之役葢齊景圖伯無成而宋亦有志於爭權也當合宋襄執滕用鄫子圍曹等看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汪氏曰霍即肝傳見上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書執止此左傳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關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公羊傳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子北宮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楚圍蠻氏子赤奔晉楚謂晉曰晉楚有盟好呼報反惡

同之若將不廢則寡人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杜氏曰少習商縣武關也將大開武關以伐晉趙鞅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楚必速與之乃詐執蠻子以畀楚師其曰晉人云者罪之也蠻子亦何以名戎蠻也無罪見執亦書名外之也文公執曹伯則曰畀宋人今此曷云歸于楚歸于楚者猶云京師楚也晉主夏盟為日久矣不競至此春秋所惡唐陳氏曰霸主執列國之君歸于京師正也今執而與楚宜書如曹伯畀宋人乃書與歸于京師文無異是責晉不當執不宜歸于楚而歸于楚明矣高氏曰諸侯有罪方伯請命

于天子問罪然後執而歸諸京師正也不請王命而執之歸于京師若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其罪為輕若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執諸侯畀諸侯其罪已重今晉為中國盟主而執戎蠻子歸于楚以君臣言則楚為君矣以强弱言則楚為伯矣家氏曰戎蠻雖邇于楚亦嘗服屬中夏昭十六年楚乘其亂誘其君而殺之楚實無道戎之叛之宜也於是自投歸晉晉人倘畏楚之盛彊拒而弗納可也聽其去而適他國亦可也乃詐而執之以歸于楚執人而歸之蠻荆是以事京師者而事狂楚晉之罪大矣故書入以貶之

城西郛

杜氏曰魯西郭備晉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

公羊傳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范氏曰亳即殷立亳社於廟外以為屏蔽程子曰書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國既亡則社自當遷湯存之以為後戒故但屋之則與遷之無異既為亡國之社則自王都至國都皆有之使為戒也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魯有亳社災屋之故有災此制計之必始于湯也孔氏曰殷有天下作都于亳亳社殷社也蓋武王伐紂使諸侯各立其社以戒亡國其社有屋故火得焚之災天火也茅堂胡氏曰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亡國之社屋之武王克商班其社於諸侯以為廟屏其災者劉向以為人君縱心不能警戒之象汪氏曰亡國之社戒魯之危亡也七年左傳云以邾子來獻于亳社則新作亳社之屋可

知矣不書新作亳社者以其當作故不志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汪氏曰在位二十三年子虞毋嗣是為隱公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胡氏曰蔡昭書葬謂殺其大夫公孫姓等為賊已討則當如衛人殺州吁例書之然後謂之賊今稱國以討而不去其官則不以二大夫為賊也若以為討之不以其罪故書大夫則當從里克甯喜之例不書葬矣故知此例不通蔡昭之得書葬自别有義也高氏曰國亂故緩春秋於定哀之際録蔡昭尤詳者哀其不幸也當齊桓晉文之隆蔡猶不能自拔於楚凌遲至於標季而昭公乃鋭然合中國以興召陵之會卒能以吳破楚入郢此

其志力有過人者遭晉德之不競而不能遠撫使之卒陷於楚之禍君子是以哀昭之不幸而為之數見於經也使昭公出於晉悼之世其功烈當如何哉

葬滕頃公

附録 左傳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鄗逆時陰人盂壺口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辛亥敬王三十年

五年 晉定二十二齊景五十八卒衛出三蔡成公朔元年鄭聲十一曹陽十二陳閔十二杞僖十六宋景二十七秦悼二楚昭二十六吳夫差六

春城毗

杜氏曰備晉也

夏齊侯伐宋

高氏曰齊之伐宋所以圖霸也汪氏曰定十四年齊侯宋公會于洮距此六年未有釁端而景公忽興師以伐宋豈以宋人伐曹執小邾子恃強凌弱故託是討之以圖霸歟然景公内不能正其國區區脅制以爭伯權是以鄭衛魯宋雖從之而不心服也老將知而耄及之猶不知省無何身歿子弒卒以國與陳氏公孫丑稱晏子以其君顯抑末矣

晉趙鞅帥師伐衛

左傳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讐乎對曰私讐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杜氏曰衛助范氏故也家氏曰輒以子拒父齊國夏為之圍戚逆也蒯聵以父伐子晉趙鞅為之伐衛其順矣乎吁齊固失矣晉亦未為得也晉人倘欲脩明伯業陳大義以示天下當請之天王召諸侯伐衛執輒歸諸京師命公子郢而立之然後於義為正若私于蒯聵必求其入亦非春秋所許也況實以范氏之故而納蒯聵以為名乎廬陵李氏曰晉自侵楚之後惟此年伐衛明年伐鮮虞書伐蓋討范氏之黨則師出庶幾有名耳謝氏以此伐衛為蒯聵未入故亦是一說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左傳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為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張氏曰景公在位五十八年前有管嬰後有孔子晏嬰告之以陳氏將竊其國孔子告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亦知説而從之矣而卒不能用及大臣以未有太子告之反使之姑謀樂而勿憂無君卒致死肉未寒子弒國亂曾未十年陳恒弒簡公而移其社稷真范祖禹所謂治愈久而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退者景公之卒葬書於春秋豈不為享國日久而曾無遠慮者之戒歟

冬叔還如齊

高氏曰使卿弔且會葬也

閏月葬齊景公

公羊傳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喪曷爲以閏數喪數畧也穀梁傳不正其閏也何氏曰恩殺故并閏數喪服大功以下以閏月爲數劉氏曰喪以年斷者不以閏數以月斷者則以閏數孫氏曰閏月喪事不數葬齊景公非禮也譏其變常也唐陳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苟以閏數則三年之内已有二十五月安得謂之三年𥬇苟以閏數而書則諸書崩薨卒葬皆宜書書矣奚獨斯也

附録左傳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懈于

位民之攸暨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

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

六年 壬敬王三子十一年 晉定二十三齊安孺子荼元年弑衛出四蔡成二鄭聲十二曹陽十三陳閔十三杞僖十七宋景十八秦悼三楚昭二十七卒吳夫差七

春城邾瑕

書城止此杜氏曰備晉也任城亢父縣北有邾婁城高氏曰瑕邾邑魯未嘗取於邾而遽城之見魯之迫邾也是年冬伐邾明年遂入邾邾益微弱魯以不義强城之也聖人因其城而繫之邾者不與魯之擅并人土也王氏曰邾瑕如魯齊之類魯有負瑕故稱邾以別之魯取不書恐如杞成之不見於經耳襄陵許氏曰定哀十六年間凡八城邑魯既不得事晉諸侯方爭是以高城深池務守其國以捍禍亂然使魯能脩其政如治城者則

天下歸之豈特自守而已三年以來歳書城邑以著魯無徳政勞民薦數如此後雖城邑不復志矣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左傳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杜氏曰四年鮮虞納荀寅于柏人薛氏曰昭十二年楚人伐徐之歳楚虔方熾而書晉伐鮮虞十五年楚冦少安不能輯睦中夏而荀吳伐之定四年召陵能會楚有可乘之機而士鞅及衛孔圉伐鮮虞五年吳方入郢士鞅又伐鮮虞於是盡失諸侯又有趙鞅之伐則晉伯業之衰皆由陪臣封殖貪伐鮮虞故也

吳伐陳

左傳復脩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高氏曰陳楚與也吳之入楚使召

陳侯陳侯不來吳人怨之元年侵陳今復伐陳脩怨也陳自是與吳成張氏曰夫差脩怨黷兵以取滅亡故春秋復狄之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左傳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襄陵許氏曰陳乞將立陽生

乃先逐國高國高奔而後陳乞弑君之謀得肆矣陳氏曰齊殺其大夫高厚齊崔杼弑其君光齊國夏及高張來奔齊陳乞弑其君荼聖人之垂誡深矣張氏曰高國為國世臣從君於昏受其顧命力不足以衛上委君而逃書奔以罪其不忠也

叔還會吳于柤

襄陵許氏曰叔還以吳在柤故往會之始結吳好也吳挾詐術以魯政之不脩務與吳親以資其力君子恥相之會於此知魯之將有吳患矣廬陵李氏曰叔還之會吳與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叔弓會楚子于陳一也而春秋狄吳何哉伐我之兆見於此矣春秋之末臣與吳會者二然後有黃池之兩伯中國為吳魯不得不任其責也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左傳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讐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於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病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

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已率常可矣高氏曰昭王委政囊瓦寵費無極使賢人誅戮諸侯怨叛入郢之禍官瀦冢發幾不免其身亡得返國而卒于位者國有一申包胥也廬陵李氏曰左氏載楚昭有死讐之志及其命公子啓為王與不肯移禍於令尹司馬等亦足見昭王之賢又載子西子期子閭之讓國不立亦足見二子之賢故楚不終衰又曰楚子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此足以證諸侯不當三望之事

附録 左傳八月齊邴意兹來奔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左傳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曰嘗獻馬于季孫不入于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闞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于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公使朱毛告于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于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

公悔之毛曰君大訪于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公羊傳弑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為諼也此其為諼柰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荼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為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弒舍穀梁傳陽生入而弑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荼

也其不以陽生君荼何也陽生正荼不正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入者内弗受也荼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荼也程子曰稱齊陽生見景公廢長立少以啓亂也

陽生曷為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也為人子者無以有已見家語注身父母所有也則以父母之心為心者景公命荼世其國已則篡荼而自立是自絶於先君豈復扶又反得為先君之子也不稱公子誅不子也鄭康成曰陽生篡國故不言公子陽生不子則曷為繫之齊春秋端本之書也正

其本則事理陽生之不子也其誰使之然也不有廢長（展兩反）立少（詩照反）以啓亂者乎故齊景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以陽生繫之齊者亂之所由生也（張氏曰春秋譏景公之廢長立少而不稱公子陽生何也人君立子而不以正者皆徒設此心兩棄之也故凡當然而君父處之不以其道者君子不立乎其位伯夷叔齊寧他人有之而不敢當春秋豈敢遂予之以公子而正名之哉）

然而弒荼者陽生與朱毛也曷為書陳乞（杜氏曰弒荼者朱毛與陽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荼見弒則禍由乞始也楚比劫立陳乞流涕

子家憚老皆疑於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為弑主高氏曰春秋書弑君之賊雖其人不自為必以禍所從發為主所以誅其意也初景公謂陳乞吾欲立荼何如對曰所樂音洛乎為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也君如欲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對曰千乘細證反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也與之玉節而走之魯景公死荼立陳乞使人迎陽生寘諸家召諸大夫而示之曰此君也諸大夫知乞有備不得已逡巡北面再

拜而君之爾故里克中立不免殺身之刑陳乞獻詖終被皮寄反弒君之罪是皆不明春秋之義陷於大惡而不知者也高郵孫氏曰陽生入齊而陳乞弒君則是陽生與聞乎故也不以陽生首惡者陽生之入陳乞召之荼之弒陳乞為之加陽生以弒君之罪則乞廢立之迹不明書陽生之入而陳乞弒君則乞之惡著而陽生與有罪焉陳氏曰衛侯入于夷儀衛甯喜弒其君剽則喜為衛侯弒也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則乞為陽生弒也荼之弒得國者陽生也曷為不以罪齊無知者罪陽生於是齊政由陳氏矣彼陽生者亡公子而已乞不有無君之心則陽生為僇矣家氏曰陽生之入與小白書入同然小白之入齊無君也陽生之入齊有君矣荼弒在陽生既入之後然其謀實定於陽生未入之前不與

小白同也晉獻公殺世子而立嬖妾之子其事與比畧相似荼則卓也陽生則夷吾也陳乞則里克也然夷吾不預殺而陽生實預於殺則陽生又不得與夷吾同也且弑荼立陽生乃乞之本謀故專罪陳乞陽生於諸子為長以序當立景公黜長立幼以是召亂春秋不坐陽生以首惡之罪示人君立子以長不以愛其寓戒之意深矣高氏曰觀從召公子比而虔死陳乞召陽生而荼死乞蒙弑君之惡而從乃委罪公子比何也從陪臣也能始禍而不能定其所立比以衆立而不顧其君是比弑之也乞大臣也齊已有君而又外求陽生陽生雖入而不能自定其位乞以強立之而不顧其君是乞弑之也從雖召比然公子有三焉比不自立可也乞召陽生固將君之矣陽生為君則孺子荼何所置哉故春秋別嫌明微不以其迹而同其誅也○劉氏曰穀梁云陽生正荼不正故不以陽生君荼然而荼受命陽生不受命陽生弑先君

所命是則弒其君矣何云不以陽生君荼乎假令先君廢陽生為非義自可聽天子伯主治之耳今躬弒其君春秋猶說其罪以與陳乞何哉要之陳乞主陽生而弒荼可知也廬陵李氏曰齊陽生書法與齊小白同皆非有君父之命而以次則居長當立故不書公子而稱國也衛州吁書法與齊無知同皆罪其君不待以公子之道使之與聞國政而當國故不稱公子而稱國餘例皆可參通此條公羊當國之說非是至其載陳乞本末獨詳於左氏有以乞春秋罪乞之大意則胡氏詳矣蓋當廢立之際大臣當據經守正守死不回然後可不然必陷於大惡里克陳乞事正同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高氏曰魯人必欲滅邾而後已自公即位以來四用兵於邾積明年入邾之亂

宋向巢帥師伐曹

高氏曰欒髭伐之猶未服且為入曹起也

癸敬王三十七年晉定二十四齊悼公陽生元年衛出五丑十二年蔡成三鄭聲十三曹陽十四陳閔十四杞僖十八宋景二十九秦悼四楚惠王章元年吳夫差八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左傳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高氏曰不務德而加兵於人故書侵張氏曰老丘之役宋鄭始因隙地以起兵爭卒致各取其師以逞其殺人之志所以詳其交爭之實也汪氏曰老丘敗在定十五年是後九年取鄭師于雍丘十三年取宋師于嵒○廬陵李氏曰宋之叛晉久矣豈復為晉討鄭乎左氏非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左傳晉師侵衛衛不服也杜氏曰五年晉伐衛至今未服高氏曰衛輒拒其父至今六年矣猶未納也晉不以此致討而以范中行氏加兵于衛故書侵

夏公會吴于鄫

左傳夏公會吴于鄫吴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吴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吴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吴人弗聽景伯曰吴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

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吳為無能為也杜氏曰鄫今瑯邪鄫縣張氏曰即舊鄫國比年書會吳所以著哀公之失謀於始而遺患於後日也高氏曰吳欲霸諸侯魯先往會之汪氏曰邾茅夷鴻稱盟于鄫衍而經不書盟諱與吳盟也故吳伐我盟于萊門會于黃池吳爭先歃皆不書隱中國之與吳盟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左傳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

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宫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因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于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公羊傳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內辭也若使他人然邾婁子益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獲也曷為不言其獲內大惡諱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益之名惡也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有臨一國之言焉有臨一家之

言焉其言來者有外魯之辭焉范氏曰惡其不能死社稷

春秋隱君之惡故滅國書取婉以成章左傳而不失其實也恃强凌弱無故伐人而入其國處其宫晝夜掠以其君來獻于亳社囚于負瑕此天下之惡也吳師為于偽反下人為同是克東陽齊人為是取吾二邑並在明年辱國亦甚矣何以備書于策而不諱乎聖人道隆而德大人之有惡務去起呂反下同之而不積也則不念其惡而進之矣以邾子益來惡也歸邾子益于邾是知其

為惡能去之而不積也故書以邾子來而不諱者欲見(音現下同)後書歸邾子之為能去其惡而與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明此然後可以操(倉刀反)賞罰之權不明乎此以操賞罰之權而能濟者鮮(上聲)矣(薛氏曰伐邾本三家而公自為之不得已也公內迫於三家三家歸過於上也劉氏曰益何以名賤之也賤之柰何虜服也蘇氏曰魯入邾以邾子益來而不書滅何也邾大夫茅夷鴻保於茅請救於吳明年吳為之伐魯魯復邾子故不言滅也在外曰以歸在內曰以來內外之別也○劉氏曰公羊云入不言伐其言伐內辭也使若他人然非也初秋伐之八月入之理當並書無取於內辭也入邾婁使若他人猶可諉以邾婁子益來又可云他人乎

又曰曷為不言其獲內大惡諱也亦非也諸侯擅入人之國為大惡矣此自入而以歸不得以獲解也穀梁云其言來者外魯之辭亦非也直書入邾又言以邾子益來於君親之過而無所隱義已足矣豈以一失之故遂外其君乎且令不外其君當曰以邾子益歸乎夫歸可施於人不可施於我來可施於我不可施於人此春秋之文也唐陳氏曰夾陣而獲其君則曰獲入國滅國而以其君歸則曰以書於諸侯則曰歸於魯則曰來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左傳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

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説説之因訪政事大説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説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邗高氏曰曹伯奸宋是以致討然宋之伐曹數矣今又圍之亦已甚矣故貶而人之苟將卑師少旹能圍之乎鄭與曹疎所以救曹非志於義也欲報皇瑗之師也家氏曰中國無盟主諸侯擅侵伐更相呑噬不奪不饜春秋書宋圍曹罪宋也書鄭救曹與鄭也春秋與鄭之能救所以愧齊晉諸大國之不能救也陳氏曰書救曹何曹卒滅於宋也自魯救晉凡晉楚之救皆不書六十年矣其再見以中國無霸而諸侯自相救也諸侯自相救猶可也吳救陳諸夏幾於亡矣廬陵李氏曰謝氏曰曹之病于宋久矣大國無一為之援而鄭能帥師救之善之也

春秋大全卷三十六